

74
6641
15



179
6641
15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三

經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原吉

大濟興統志副總裁明史總纂徐尊

喪儀節十六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為主

注與客各為禮宜使尊者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

喪

注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則則宗子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注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不同親者

主之

注從父昆弟之喪○疏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所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兄弟同居各為其妻子為喪主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父主之親同謂同

三年期者若父母喪則推長子為主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疏此三人既正雖國

君之尊猶主其喪非此不主也大夫以下亦為妻及適子適婦為主也

陸佃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為此三人為喪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陳澧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喪禮通考卷五十三

木下中也
1991
寄贈



喪大記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侯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賓爾不敢當尊者禮也○疏此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無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少遠階下鄉云友有下堂為此也無男主亦使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位也子雖幼則以衰抱之為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為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為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內則侯其還乃殯葬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應鑄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繫於弔者而注繫以為後不在之人理有不通人之於喪也唯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無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土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為後者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爾若如注說則為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為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為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

祭不於正室

注耐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廟也妾合耐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耐於女君可也殯祭不於正室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廣疏之云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為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不得為主則別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陸佃曰主妾之喪則自耐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日使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王之固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注喪事虞耐乃畢○疏此疏謂小功總麻喪事虞耐乃畢雖服總小功之疏彼既無主亦為之主虞耐之祭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總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總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耐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耐也故熊氏云主喪者與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經云虞而注連言耐者以耐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乾學案孔疏前既以疏者為小功總麻後復以疏者為無服兄弟何其說之不一也觀小記大功主人之喪為之練祥再祭則小功主人之喪當為之小祥一祭無服兄弟主人之

喪當為之虞耐可知也此但言雖疏亦虞孔氏後說是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

黨雖親弗主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繼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注喪無里尹則晉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諸侯甲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附於夫之黨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朱子語類門人問雜記此條之說如此今某有姑處

勢正同既無所耐豈忍其神之無歸乎朱子答曰古

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

之別室可也

呂坤曰婦無喪主甯用東西家前後家及里尹而不用女與婿曰女既適人明其為外人也不亦拂情亂常之甚乎女雖外父母兄弟家然期親婿亦總親也

問晉里宰於死者何有焉

廟炎武曰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甯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為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為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烏知禮意哉

萬斯同曰婦人死夫家無族妻黨弗得主喪以婦人外成妻族不可以干夫族也然里尹與東西前後家甯親於妻之黨乎妻黨之親者不可外人之疏者反可何不情之甚也愚意下文或人之說當為正禮故記者附著之而注家反誤以為謬何也據此說為謬則記者亦不必言之矣故此條之解斷以後說為正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

則為之置後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上不得也置猶立也○疏士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為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陳澧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喪服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

之婦也婦人外成○疏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或無適子適婦為正主以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注又云異姓同宗之婦者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也

徐師曾曰此言立喪主之義為無主後者言也男主使同姓雖婿不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各從其親也

禮記卷之三

三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而已則小功總麻為之練祭可也○疏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為練祥但為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練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及練小功總麻為之練朋友但為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為之練祥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期若又無期則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二年及期者也

田瓊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嘗為虞祔否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也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但後日不常祭之爾

應璩曰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交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為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不能而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為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為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略也凡此皆為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而為之節若盡送往無孤之義則難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恤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孱弱道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為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為之助則為鄰者儻與之舊其可以忽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矜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可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大夫不主士之喪

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士○疏謂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注婦謂凡適屬庶婦也虞卒哭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疏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士士卑故也若宗子為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宗子尊則可以攝之○疏士喪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

陸佃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吳澄曰陸說於文為順此一節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士而無為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而主已死大夫之喪唯宗子為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注疏說與上文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

乾學案此宗子當指生者說若依孔疏則是大夫攝士非士攝大夫矣陸氏吳氏之說得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注親質不

崇敬也○疏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注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敵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疏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為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為主案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主人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主拜賓則主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拜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

曾子問曾子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注怪時有之孔子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疏嘗禘郊社之時雖眾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偽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

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

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

季康子之過也注辨猶正也若康子者若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疏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辯正也會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之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

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康子之過也方慤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二孤則莫適為主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公羊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疏時

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

春秋定公四年秋七月劉卷卒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震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疏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當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為諸侯主所以為賢

侯主所以為賢

以為賢

侯主所以為賢

以為賢

通鑑秦莊襄王七年韓王往弔信陵君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通典晉韓伯為殷靈符問或人答云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為主居廬邨太尉來弔不以為非禮也○宋庾蔚之謂父喪內祖亡則應兼主

二喪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云何范宣答曰一身當為兩喪之主○庾蔚之謂應別室為廬兼主

二喪

有祖喪而父亡立廬議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云禮無曉然之文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

正主邪

梁天監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尅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主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

開元禮凡主兄弟之喪雖疏必虞

此為兄弟或在他方或無後嗣而為之主

朱子家禮立喪主

凡主人謂死者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奠

主婦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朱子語類朱子答妻踰期孰為祭主之問云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但用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朱子答朔祭子為主之問云凡喪父在父為主子無主喪之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妻子之喪○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問今制夫為

妻服期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之大祥乃子小祥之祭子之大祥禫祭夫已無服可以夫爲祭主祝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可乎朱子答云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須改其祝辭亦不必言爲子而祭○李孝述問云先兄居適長已娶無子而沒或以爲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如何朱子答云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立後尊厭之說非是又問誰主其喪朱子答云旣已立後何有此疑又問云先兄嘗抱一襁褓之子爲嗣旣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兩月而此子卒前者仰問不會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主祠板

之題而從弟稱旣領尊教始悟其非猶疑不能執喪問之伯量彼云嘗以此仰問先生答云有攝主愚案喪大記云子幼則以哀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孝述攝也乃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慮先兄之後爲同宗子之子不知亦謂之適孫否若可謂適孫則廟祭當使爲主未知襁褓之子卽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邪若卽可主祭則今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眾議以爲必以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

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明會典立喪主

謂長子無主喪者之妻無則

王廷相答劉遠夫論喪禮書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竊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為據今考之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鄭氏注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耐于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甯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淲酒哀薦給事卒哭祝辭云哀子某來日齊耐爾于皇祖某甫尚饗耐祭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耐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之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之至於耐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也非謂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耐通為父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書入未至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教多謝然僕竊有說焉夫在妻亡有子者有無子者固為祭主矣而無子者其夫自主亦禮也古今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于祀父母之文也以天行之於妻仍為過重今宜斟酌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諸禮主虞耐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略先拜奠以休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為簡省另為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慕不甯及叩地號天五情糜潰之辭如此庶得禮意周盡而於先王禮之未備者有所裨補家禮立喪主之下注子再為更定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為準亦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汪琬曰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主然則孰為之主曰惟家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不敢主之也何為其不

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問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計計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為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為之主皆是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為士者可攝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為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為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加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計告必廁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為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萬斯大學禮質疑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為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子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為據友人吳秉季謂子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適孫為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子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為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為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為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為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為祖後也為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為父同此承重之義也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為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為喪主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

其宗也觀此則庶子不得傳重可知矣不得傳重而得為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為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為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為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適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階見古人為後之義於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士君子之所深憂也曰適孫為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庶子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古禮唯辨踊哭泣哀服且經眾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凡成禮於喪中者主人所獨今世居喪儀節大異古初子孫不分適庶繫施而無別孰謂其無所事也曰然則庶子於父喪亦各有所重適孫何以得專主邪曰庶子之均其儀節亦庶子之不欲自異於適爾謂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為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孫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為兄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雖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庶均適孫之為主者於何見之曰勢重者難返欲一旦復古禮於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唯祝辭及名刺之通於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於千百而已矣曰如適孫復死則如何曰今制不有曾玄承重者乎謂之承重則毋問曾玄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同則其為喪主亦無不同矣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為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無子不得已而後為之乃可爾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者族人主之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為之制若言其常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之為喪主其可得而移易哉也

攝主

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禱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禱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禱冕則大夫注聲噫歆警神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注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注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注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注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熊氏云下稱奠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禱冕明卿大夫等不禱冕也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卿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所主幣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三日眾主人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

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注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

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注宰宗人

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

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注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

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二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

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注亦謂朝奠大宰命祝

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疏三日之朝自眾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

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者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

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升堂者文不具爾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入門入殯宮門也眾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

祝宰宗人將子入門見致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

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祝在子

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南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

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

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謂也今案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宗人等以子

稽顙哭故亦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

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

明初時袒也知朝奠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案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遠於禮簡略不暇待三月也上

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注告生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

稷宗廟山川疏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禰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

與羣臣列位西階下也不云禰冕者未葬尚禰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言束帛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

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

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言五祀互相明也

立後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為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

禮記卷之三

舍其孫而立其子注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檀弓曰何居我

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

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注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

伯子服景伯注孫子服景伯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

行古之道也注伯子為親者隱爾立子非也文王立武子游問諸孔

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據周禮○疏公儀仲子亡檀弓與之為友又非處他

賓之位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

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

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

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男女奉尸俛于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

襲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眾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爾而檀弓之來當在小斂

之前初於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伯子焉知小斂前者以仲

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為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

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

門內北面也

方慤曰免之為服特施於五世之親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

弓既非五世之親又非死於他邦檀弓為之免焉蓋服非所服之服以譏立非

所立

應鏞曰檀弓然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

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

馬驥曰史記云微子卒立其弟衍家語亦同然禮記公儀仲子舍其

孫而立子子服伯子引此以為說詳其文義則仲似微子之次子矣

乾學案管蔡世家云武王立伯邑考既已前

卒矣又云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可見伯邑

考仍有子文王以其死舍其子而立次子發

也此解與馬氏相脗合

司寇惠子之喪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子游為之麻衰牡麻

經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注謝其又辱為之服敢辭注止之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

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大夫之文

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

喪敢辭注止之子游曰固以請注再不文子退扶適子南面

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

虎也敢不復位注遊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

就客位注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子子游既

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總麻帶經今乃著麻衰壯麻經故云重服議之麻衰

以吉服之布為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

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

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議之者據杜麻經為重弔服弁經大如總

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故云重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

近北則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近南竝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

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為證故

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嚮南而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

高郵子游麻衰議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邪是君子也當直言以救

失為不知禮邪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為乎觀文子未正

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奈何以庸自許以狎待人

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

言以匡其失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

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

可直人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而忘其身

身赴并救人傷教書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馬晞孟曰死喪之威致哀戚者惟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

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為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經皆非在他邦者也而其服

有過焉以為仲子之舍孫惠了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

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為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

不爾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吾立乎此攝也注魯攝行君事不

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魯弒在桓二年危之於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注言死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

子野注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注過衰毀瘠以致滅性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禰注齊諡禰昭公名

穆叔不欲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注立庶子則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

則卜古之道也注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

非適嗣何必姊之子注言子野非適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

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

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注言其嬉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注正常桓子之寵臣欲

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

也則肥也可注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注在朝

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注退避位也公使其劉視之注其劉魯大夫

或殺之矣乃討之注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注畏康子也傳魯大夫

宋書禮志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

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

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

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

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昨土之

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

禮記卷之五十三

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

邵寶曰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之以免司寇惠子舍適立庶而子游弔之以麻哀禮歟非禮也然則二子之服之也何居將以明禮也將以明禮而自蹈於非禮可乎昔者孟子嘗以仁術為言假非禮以起問者而率人於禮近於術矣何不可之有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

曰沐浴佩玉則兆注齊黎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

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方苞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為有知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

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婦適姪婦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

桓何以貴母貴也注據桓母右媵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

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益終為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

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曰

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與夷復曰先君之

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

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

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

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

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

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

卜古之制也今長子蚤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

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

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

為永制參議為允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蚤

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依例應拜世子未詳

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鐸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

議竝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鐸右丞徐爰議謂禮

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

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

卽纂國統於時既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
饗故自與世數而遷豈容烝嘗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
人肩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
無緣降廟就寢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北齊書刁柔傳天保中柔爲中書舍人參議律令時議
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
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孫弟柔以爲無適孫立適曾孫
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
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適
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
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
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
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

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仲子爲親者諱爾立子非也文
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
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
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
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
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
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
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
立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
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
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
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
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又豈宜舍其子而立其弟或

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眾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適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適名適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適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唐律諸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即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疏議曰立適者本擬承襲適妻之長子為適子不依此立是名違法合徒一年即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謂婦人年五十以上不復乳育故許立庶子為適

皆先立長不立長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無適子及有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準此無後者為戶絕

唐六典吏部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諸王公侯伯子男若無適子及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同此無後者國除

宋史禮志神宗熙甯八年禮院請為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即立庶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適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

於商禮則適子死立眾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適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適子死無眾子然後適孫承重即適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適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在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適曾孫次莊為適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適子死無諸子即適孫承重無適孫適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陳祥道禮書子服父二年父以尊降服子期而長子三年以其傳重也孫服祖期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期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以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下又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下以爲太子死而無後則立適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適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

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適姪婦子適姪婦無子立右媵姪婦子右媵姪婦無子立左媵姪婦子不識何據云然邪夫適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婦所以從適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家子母弟爲適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適嗣何必弟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爲後者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然傳至適孫適孫無後則必立適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若無適子及有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下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立適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若然是無適孫則舍適孫母弟而上取適子之兄弟無適曾孫則舍適曾孫母弟而上取適孫之兄弟適子之子宜立而不立適子之兄弟不自立而立之是絕正統而厚旁枝矣與禮

元史世祖至元四年詔諸用廢者以適長子若適長子有廢疾立適長子之子孫曾立同如無立適長子同母弟曾立同如無立繼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如無立婢子如絕嗣者旁廕其親兄弟各及子孫如無旁廕伯叔及其子孫

明會典凡封爵典制洪武初定親王適長子年及十歲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適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王世子承襲親王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如無適長子以庶長子承襲親王次適子及庶子年至十歲皆封郡王郡王受封并郡王適長子襲封者亦行冊命之禮如無適長子以庶長子承襲世子適長子封世孫郡王適第一子封長子長子適第一子封長孫○萬曆十年議準親王薨逝其子應襲封及世孫承重者先請敕管理府事俟服制已滿方許請封不得服內陳乞若薨而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該有期功服制亦先請敕管理府事俟本等服制滿日請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受以本等爵級不準加封若嘉

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準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凡庶子襲封萬曆十年議準就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為庶子如適子有故庶子襲封父爵定以庶長承襲若有越次承襲朦朧奏擾者將本宗參罰究治輔導官并同謀撥置之人行巡按御史提問擬罪

凡襲職替職洪武二十六年定軍官亡故年老征傷須以適長男承襲替職或適長男蚤喪及篤疾殘疾則以適孫襲替如無適子孫則庶長子襲替若適庶子孫俱無方許弟姪襲替○永樂二年題準軍職正妻無子其妾婢所生子均為庶子不論母之次序止以年長者承襲○嘉靖三十七年例軍職娶樂人之女為妾生子雖係長男亦不準襲令無礙庶次男承襲如無庶次男取

大次房應襲之人承襲戶無應襲之人即行停革○萬
歷十二年題準大臣恩廕武職必須世適或適長子孫
別有職事方許次房借廕次房亦有職事方及再次待
後身終及應替日仍還適長子孫世襲若一家二廕或
原有世職則以職大小為序職大者與長房次者與次
房例前襲過者候身終日改正

明律凡立適子違法者杖八十其適妻年五十以上無
子者得立庶長子不立長子者罪亦同

王廷相曰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人適子死立適
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
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
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適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禍變
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曾孫無適曾孫立適孫之弟
先支後庶可也無則上求適子之弟立之無適弟而後及庶弟焉由是而行人
倫正天理公而天下萬世非分覬覦之心絕矣曰有適而
立庶者何也曰此亂世之道啟爭端者也不可以為訓也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經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七

容體

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

注喪紀之容
涕涕翔翔

王昭禹曰喪紀之容非特哀
經杖履之設而已必期乎哀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纍纍意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疏此一節論居喪容
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瘦瘠纍纍然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
梅謂微味也繭繭猶
繭繭聲氣微細也

陳祥道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
憂思之貌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為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
方慙曰纍如纍繼之纍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狗亦曰纍然者以此
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壤牆然者以此言容繭繭
者謂憂營於內
而言不能繹也

輔廣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
纍纍顛顛皆隕落崩壞之貌藹藹鬱結而未育有緒也
陸佃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藹藹未有
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故喪事

雖遠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注謂鼎鼎爾

則小人注謂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

陳澧曰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
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亦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
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
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

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

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注有大憂者而必深墨止謂不

色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

傾若止於一者之間小功總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方慤曰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為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
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以其所表如此而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
貌若苴臬亦苴也蓋謂牡麻爾其為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
而下服臬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下為義則其服緝之臬固亦宜矣其服如
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臬以其
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

表記君子衰經則有哀色

方慤曰衰者齊衰斬衰經
者首經腰經是皆喪服也

葉夢得曰君子之於喪無不
哀非特衰經而後有哀色也

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為其廢喪升降不

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注常若親存隧道也○疏毀瘠羸瘦也形骨露

許骨露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
也若耐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士虞禮卒哭以後稱哀子耐祭稱孝子耐祭如
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門隧門之中道也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
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曠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當大事也
雜記言視不明聽不
聰君子病之者以此

呂大臨曰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
已然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
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
之居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
子之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啟柩遷于祖主人從升
自西階既葬反哭入自西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

徐師曾曰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故毀瘠形視聽衰則禁之所以防賢
者之過也事死如事生故由阼階當門隧則禁之所以全不忍死親之心也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

情戚容稱其服疏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方慤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為偽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為野矣

喪服四制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注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也

疏事盡禮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人來而人不至也至小祥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方慤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喪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馬晞孟曰親始死惻痛疾傷腎焦肺而其志蕙氣盛袒踊無數故曰充充如有窮在牀為尸在棺為柩而人子之心猶望其反及既殯也尸柩不可見魂氣不可復而欲冀其聲容之髣髴又不可得則忽焉失之矣故曰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殯則在宮葬則在野宮則猶近雖不可復生然且有所據依求索之及葬於野則遠矣而魂氣無所依焉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不可復見已矣於是為甚有虞以迎之祔以安之然猶不知鬼神之格歟故曰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注危身謂憔悴

顏丁善居喪注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反而息注從隨也慨憊貌

方慤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陳結曰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也

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吳澄曰親之始死如有一物失去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不能及故望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

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向追逐不及力已疲倦行不能前而曹焉休息言其悵不安之甚故曰慨焉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注言笑之

君子以為難注言人不能然○疏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言血出則

吳澄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于臯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其未嘗

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

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

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陳繼曰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偽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哭踊

儀禮喪服傳斬衰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

已既練哭無時疏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

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在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朝一哭

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朝

夕於階下哭喪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

哭之後未練之前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

既夕記哭晝夜無時注衰至則哭非必朝夕○疏此謂

教繼公曰哭無時者既練又變而不朝夕哭唯哀至則哭而已此哭亦在次中

凡哭有三無時二有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也既殯以後階下

朝夕哭之外有次中晝夜無時之哭二無時也既練之後無次中朝夕之哭唯

哀至則哭即此所云者三無時也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於階下一有

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

朝夕哭於次中二有時也

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為

哀慕至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

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合死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

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

夫五踊合死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

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合

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

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合死

也是

方慤曰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

雜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疏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奠之時又一踊奠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踊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奠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為九而謂為一也

陸佃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歟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問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三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倣此方慤曰為貴者踊則多為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乾學案陸氏之說其解七踊五踊三踊理或

有然至婦人居間之解則穿鑿而不經不若

孔疏之為有據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

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

矣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陸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也

吳澄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叔母之疏衰期其

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

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

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

母焉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哀

喪大記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

踊斂絞給踊注曰孝子踊節○疏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吳澄曰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前則孝子必踊也

徐師曾曰此記踊節有七君大夫士所同也動尸舉
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鋪者先在外斂者先在上

乾學案此章凡七踊小斂大斂皆然也據此
則孔氏解三踊五踊七踊謂士小斂一踊大
斂一踊大夫諸侯小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
斂時一踊之說恐未必然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疏外即中門外聖室中也

問喪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

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祖而踊之所
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鬢擊心爵踊殷
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
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日中而虞也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孔子曰哀則哀

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踊猶孺

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禮道則不然人喜則

斯陶陶斯咏注咏也咏斯猶也注猶當為搖聲之誤猶斯舞注手舞斯

愠注愠猶愠斯戚注戚憤也戚斯歎注歎吟也歎斯辟注辟拊心也辟斯踊注踊矣

品節斯斯之謂禮注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

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翼為使人勿惡也注絞衾尸之飾翼作棺之飾節周禮翼作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

禮記檀弓卷之五

食反虞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

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注訾病也○疏

微殺也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肩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與起也物謂哀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經使其親物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與物也然衰經之用一則為孝子至痛之節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與物以對微物之故若直肆已情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喜者外境會心之謂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人若外境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鬱陶轉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搖動身體搖動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愠怒也外境違心之謂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則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愠也愠者戚憤也怒來觸心故憤起憤起轉深因發吟息不泄故至拊心拊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溫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條啼候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舞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

劉敞曰人舞宜樂不宜更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舞舞斯蹈矣久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方愠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不過品於斯節於斯而已品於斯故所施之止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胡銓曰咏斯猶解作君子蓋猶猶爾之猶鄭讀為搖動恐非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注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哭無時有三種

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注謂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言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

至也注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郊特牲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雜記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徐師曾曰此記居喪遇禁之禮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為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可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為作階下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矣

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

者也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儗聲餘從容也○疏斬哀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卻反聲也哀容可者言小功總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方慤曰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儗則哀之餘聲也夫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此至大功始有偯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

檀弓孔子惡野哭者注為其變眾○疏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眾故惡之也

張子曰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方慤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以其如此故家語之文則連言之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所謂野豈其惡之哉胡銓曰謂哭不以禮為野

子蒲卒哭者呼滅注滅蓋子蒲名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唯疏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注華周華旋也杞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

唐書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

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韋挺傳時乘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

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

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

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

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

出孝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張公謹傳公謹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
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呂才傳世之人為葬巫所惑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

斃禮傷俗不可為法

循吏傳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哭薛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開元禮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周而小祥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則哀至大祥之後外無哭者禫之後內無哭者和政

禮同書儀家禮哭泣之節俱率略不備無可考

長編至道三年九月閤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上問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為哭忌上曰哀疚之情甯有所避乎不許

季濟翁資暇錄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邪

呂補禮問古者既虞窮屏柱楣疏食水飲朝夕一溢米者何曰節之也人子之心無窮也制禮者曰死者既棺槨而窆不可起矣生者不節是以死傷生矣故

節之也故文廟之喪九虞畢唯與朝夕奠也今大夫士既虞遂罷朝夕哭庶人既七遂罷朝夕哭則又厚自擗也○哭晝夜無時傷腎乾肝焦肺如中路嬰兒失其母也安得復見其形容間其聲歎哉不可得矣十五舉聲為臣民設也漢景帝則行之
呂坤四禮疑哀極擗踊有哀極而不擗踊者有甚於擗踊者有擗踊而不哀者以文飾情制為節數情乎哉○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幾絕復甦者有觸頭者有臥地者至哀無容何獨擗踊為哀而制為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為之數乎弱者之擗不能如強者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北土婦女裹足將不一擗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強必有笑於其旁者王庸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真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蓋傷之矣○又代哭何情也能生死乎吾哭而使人代之果於死無裨也安用代為○哭生於哀之不容已非偽為也故禮有哀至則哭不作而致之又云哭盡哀不強而抑之蓋哀以一痛而盡則情以一痛而息無以感之苟有可已之哭而況五服以次相遞代哭不計其情之戚不戚而唯欲其有聲此何為者古有懸壺則傷之甚矣不意聖人以誠教人世道以真為貴而有此不情之禮也○又哭無時哀至則哭此真情也制為哭情乎○禮始死而哭既含乃哭奔喪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又入門拜與拜與而後擗踊皆以禮為情最失自然之初意至於奔喪未成服入門再拜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為無謂愚謂當入門擗踊而後拜拜以四可也○喪有六至感而至思而至見死者之親知而至見我之親知而至靜而至夕昏而至有六不至氣弱甚不至大慟後不至見不傷口哭者兩口相向不必以涕淚之有無多寡占孝思之淺深也故臨喪者皆宜哀亦不必以無涕淚而不哀也○男女不識面不相哭弔生而已五服之親無識不識皆哭

飲食

儀禮喪服傳斬衰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

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

食也○疏孝子遭父母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注謂復平生時食者此食為飼讀之不得為食讀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為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

放繼公曰溢未詳小爾雅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升也

楊梧曰溢一手所握也握容溢必有溢於外者故云溢米

既夕記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注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實

在木曰果在地曰蔬○疏不在於飽者案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

乾學案鄭注以二十兩為一溢而王肅劉達袁準孔衍葛洪之徒皆云滿手曰溢據鄭說

則朝暮各一溢為米二升有奇古一升大約當今三合為米亦六合有奇以此為朝暮兩粥似不為少原古人立言之意自必舉其至少者而言豈有日食米六合尚得謂其少乎則王劉諸人之言庶乎可信而賈乃引周禮人食三鬴之說以日食二升為見少何也至陳氏可大集說截去鄭注一升二字而直指為二十四分升之一吾不知其何解矣

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

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

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

無算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而食故云無算疏食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食米為飯水為飲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

注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

士亦如之

注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注果瓜桃之屬○疏熊氏曰既葬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

注盛謂今時杯杆也簋竹筥也獸者不盥手飯者盥或作簋○疏不盥者以

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酒

注盛謂今時杯杆也簋竹筥也獸者不盥手飯者盥或作簋○疏不盥者以

飲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簋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

菜果之時用醯醬也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此疏云以手就簋取飯正周俗也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

注食肉飲酒亦謂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注食肉飲酒亦謂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注義服恩輕也故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注謂舊君也言故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

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食肉飲酒可也

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

不辭梁肉者雖以梁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

也

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而不飲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疏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公者共執事今與

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其執事則斂惡之不使斂也生經自思死又為之斂故為之廢壹食

徐師曾曰若士之喪士之友來與其喪事則為之斂其情與執役者不同故不但哭而又為之壹不食義隆而哀勝也

間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

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

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

飲食者也疏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總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

態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

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

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即御厚味○疏大祥之

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食醯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此云禫而飲醴酒食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以喪初除孝子不忍即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注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陳祥道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念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為罔極吾之情為無窮御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已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注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注惡乎猶於何也○疏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

日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黃裳曰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

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歟悔不及七日也張氏曰三日不食禮也于春既悔其過而又言情之所至如此所謂賢者過之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禮非也

應璩曰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孟孫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

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疏衰經而受之者雖受之而不若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不辟梁肉則辭是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注薦於廟則辭是也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注言斬衰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方慤曰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卻之為不恭故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注君子病之病道憂也疑死疑猶恐也

方慤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為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為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不多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注功衰齊斬之末也

呂大臨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蓋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陸佃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

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

粥以飲食之疏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在不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大戴禮斬衰藋履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

開元禮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

小功緦麻再不食既成服父母之喪食粥朝米四合暮

米四合不能食粥則以米為飯婦人皆以米為飯卒哭

之後疏食水飲周而小祥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

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又周而大祥食有鹽醬禫之

後始飲醴酒食乾肉○三年之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

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之而薦

父母之喪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三年之喪既葬

尊者遺之食則不避梁肉若酒醴則辭

司馬氏書儀凡初喪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

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或不食親戚鄰里必為糜

粥以飲食之尊長勉之強之亦可少食足以充虛續氣

而已既斂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之喪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五月三月之喪食肉飲酒既葬不與人樂之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

祥食肉飲酒期九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極毀

瘠六十不毀瘠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禮記言居喪飲食之節詳矣今參取其中而用之食飲多少不同食粥者取飽而已不為限量凡居喪雖以毀瘠為貴然亦須量力而行之孝經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也鄉里舊俗親鄰有喪以鬻貯粥就草土中哺之謂之殮孝粥此乃古禮之尚存者也雜記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強忍致疾亦非聖人之所許也人或體羸不能三日不食者量食粥可也粥不能飽者既殯食食飯可也疏食水飲不能飽者既葬食菜茹醯醬可也喪大記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彼應食

粥也猶可食菜羹既葬應疏食者至於餅餌亦無傷但勿食肉飲酒斯可矣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喪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折籍於文帝曰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之四裔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於齋內別立厨帳為劉湛所譏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曰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非之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猶未甚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葬賓則以樂導轎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億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氣血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然爾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朱子家禮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為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食可也成服之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飲水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及葬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既卒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始食菜果大祥飲酒食肉

家禮原本載大祥飲酒食肉

山邱氏移於禮後今從之

朱子語類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問居喪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朱子於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疏食此日除耐朱子累日顏色憂戚齊東野語凡居喪者舉茶不用托雖曰俗禮然莫曉其意或謂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托如平日眾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托始知此

事流傳已久矣

明會典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既成服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卒哭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大祥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葉盛水東日記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肉食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爾至若寢苦於地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酪亦非南人所堪如此之類小有出入固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設設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者亦是近世禮法陵夷遂至於此汝輩各宜勉之若不能人人皆行則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駁亦無如之何也
王庭相集居喪見人乎日記有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日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日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將食於人乎日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雖見

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何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尚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反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其孤亦可也
賀欽醫問集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楮有別館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呂柟禮問三日始食粥三日之前不能粥也朝夕皆溢米溢米之上不能加也
會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後魏孝文帝食飲不入口者五日後周武帝益米累旬蓋創極者痛甚然非所以達眾人也於是乎有未葬食肉者矣○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夫子萬世之教也近見都城大邑於初喪之時親朋攜酒設及歌者自書達曰飲宴謂之伴喪敢問此果成風而難變抑變之者無其人邪先生曰嗚呼悲哉俗也唯有以生為憂者矣故有以死為樂者矣又曰民不知生故不知死則豈民之罪哉
呂坤四禮疑三日不食禮也孝子度身度親度事人于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擗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槨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悴體百務應酬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強弱強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強三日不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喪父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強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又居喪下瘠故食粥濟以菜羹尊賜不避梁肉體死者必至之情而愛其遺體也酒醴則辭無乃偽乎親吾親也居喪為吾親也非以為人非以為禮非以為吾也力能則禮為重不能則身為重重禮非為禮不忍忘親也重身非為身憂體親心也故禮有食粥不下者濟之以羹尊者之賜雖梁肉不避或強以酒不可

至醉此禮中之情也乃有梁肉不避酒醴則辭為見顏色之說豈以梁肉為可欺人乎此非君子之言也故尊賜暫食酒肉食已如初有疾暫食酒肉疾已如初古有拘於節文而固違親力不勝禮而竟以喪死者君子謂之不孝謂其全己之名而拂親之心也此非為忘哀者開徑實事死如事生重實不及文爾若奔禮者以此為借口豈能欺君子哉

華氏慮得集居喪茹素非為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哀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爾俗造素食反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但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至情自不安也唯衰老之人須得滋

仇氏家範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闕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不孝詳見家禮

言語

喪服四制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徐師魯曰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下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爾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發口也○疏禮斬衰之喪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伯者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總小功得議他事但不

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注此常禮也○疏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之事而猶不自言已國事也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不可言私事也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為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為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注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事行者得言已事不得為人語說也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

問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

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疏唯謂在喪稍久故對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

曲禮居喪不言樂注非其時也儀禮既夕記非喪事不言注不忘所以為親○疏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大夫士降於君言而事行此士禮亦言而事行故非喪事不言也孝經云言不文亦據大夫士也

孝經言不文注不為文飾白虎通德論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

開元禮斬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樂注非其時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求見已可見之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者言已事為人說為語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擗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喪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俯勸尸食而拜○疏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謂空首之時引頭

拜稽顙

顧謂諒陰考書說命云王宅憂諒陰三祀禮記作諒闇論語作諒陰義同而字異鄭康成柱楣翦屏之說迂回未盡杜元凱以為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居心喪其意以亮陰是既釋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援引經傳亦難盡信朱子論語注以為天子居喪之名及見後漢梁太后增封濟北王詔曰次躬履孝道次濟北孝王名諒闇以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晉山濤傳詔曰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則是臣下亦得稱諒闇也孔安國書傳亮訓信陰訓默二字乃形容其不言之實疑即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又云斬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儀禮非喪事不言孝經言不文皆亮陰之義似可通臣下言之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正謂此也晉孫綽表哀詩序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亦一證也

讀禮要略

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禮之正性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也若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平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於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備祭祀者享謂朝踐獻尸時拜俯勸尸食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稽首頓首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空首所謂拜手者即尚書拜手稽首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頹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者以其杖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沒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也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頹乎其至者故知謂三年服也杜子春解振動奇拜之義後鄭皆從之鄭大夫云奇拜一拜者謂君拜臣下案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後鄭從之喪讀為報謂再拜是也後鄭亦從之鄭司農云肅拜今時擡者案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擡入門之法推手曰擡引手曰擡為事故肅拜者左傳文案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卻至見客曰君命之辱為事故肅拜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案申侯我鷹云季秋

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至昌戶再拜稽首受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一拜於臣下拜再拜於神與戶增鄭大夫之義知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于銅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於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答拜臣或再拜時故也享謂朝獻饋獻者以祭祀二灌之後唯有朝踐饋獻稱獻也俯勸尸食而拜者案特牲尸食祝俯主人拜故知俯尸拜也

世婦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

注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

上○疏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是諸侯之喪以寄公與王人體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靡焉有喪拜焉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在人畿內來歸甯值王喪則弔赴也

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

注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

注此周之喪拜也頹至也三年之喪

吾從其至者

注重者向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拜者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頹然不逆之意拜是為賓稽顙為已前賓後已頹然而

順序也頹隱貌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為親痛深惻隱之至也
馬融孟曰記曰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喪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及之鄭氏以此為殷周喪拜於經無見

陳澧曰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為得其序也順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甯戚之意

吳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前首下腰高如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但至手稽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未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時先為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
方慤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碎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洩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為甚爾

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案喪服大夫為適婦為喪主父為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為適婦之主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陳澧曰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爾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萬斯同曰諸家以不杖不稽顙屬之於父以不稽顙屬之於母者儀禮不杖期篇言父在則為妻不杖足知母在可杖但不可稽顙故諸家據此立文也然此但主適子而言眾子則否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注言獨母在於贈拜不得稽顙○疏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為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陳澧曰贈謂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唯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即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為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疏平敵則問卑下則賜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為喪拜非三年之喪謂不杖期以下方慈曰喪拜吉拜皆為拜賜與問也

乾學案非為人喪二句鄭氏謂上有滅脫方氏謂當在遣人可也之下應氏則解作非為

喪而問也又非為喪加賜也乃為己之親爾
不作脫簡說愚謂此二句止說一非字其下
文固可解也應氏不主喪說將下喪拜吉拜
之文如何連屬乎

喪服小記為父母長子稽顙注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大夫弔之雖總

必稽顙注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注恩殺於父母

○疏重服先稽顙而后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后稽顙也此謂平等來弔若大夫弔士雖是總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后拜也婦人為夫與長子亦先稽顙而后拜其餘者謂父母也

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陳祥道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所以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戶坐則不手拜肅拜

為喪主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女口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疏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

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兩注不同其實一也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下云為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喪凶事則手拜也周禮坐戶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坐戶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口祭統云設同凡是也婦人為戶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陳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徐師曾曰肅拜今婦人拜也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有吉事雖君賜之重亦但肅拜而受之或為虞祭祖姑之尸而坐其答拜時亦不手拜而但肅拜也若有夫與長子之喪而為主則稽顙而不手拜由此言之則婦無手拜之時矣其唯有喪而不為主乎

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疏弔賓不答拜者本為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不答也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士見己君君尊不答也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

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

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為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

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后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微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張子曰拱而尚右又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故如此

二程全書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陳祥道禮書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衰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衰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

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喪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君稱大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王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頓首地頓首頓首地空首頓首於手頓首於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為振動之拜此不可考○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期以下之喪拜而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致哀於已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朱子語類問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之義朱子答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叩地稽首是引首

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手下○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劉世節五釜漫記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為正今之婦人答男子拜但叉手點身亦名為拜遠而望之端立若不為禮者何其亢也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及考後周天元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立拜非始於武后明矣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羅大經曰古者婦女肅拜為正陳澧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杜預注曰肅以手至地若今揖也三肅盡敬也鄭氏周禮注亦以俯下肅拜手肅拜朱子語類有問者曰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肅拜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古樂府云婦人申腰再拜跪申腰亦是頭不下也意者先王制禮或以婦人首飾盛多時遇肅拜伏地上為難故止令其肅拜乎惟昏禮以新婦見舅姑故拜手級地即手拜也為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為口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蓋婦人之立拜可以當男子之長揖婦人之手拜可以當男子之頓首稽顙則與男子相尋餘禮唯當肅拜為正自肅拜之義不明而諸書之說紛紛矣茲揭其人之所常行易曉者言之平衡曰拜謂罄折頭與腰相平即今揖也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也頓

首者手至地頓頓手也稽顙者卻兩手而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揖而後稽顙也雅拜者先下一膝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衰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兩膝齊屈如今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是皆男子之拜也若婦人之肅拜則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婦人之手拜則亦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又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是主立拜言也今世俗南方婦女皆立而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為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畧淺爾第即古禮及先儒之說酌而論之為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畧淺爾第即古禮及先儒拜居常見人當以此禮為正但南方立拜已久不可遽釐謂宜如邱文莊所議深屈其膝毋但如北俗之沾裙又手以右為尚每拜以四為節如所謂俠拜者然若夫見舅姑則扱地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則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祀南郊大臣爭莫能沮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言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昌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社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拜也○古之坐即今之跪儀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贊者曰坐是也

田藝衡香宇外集拜本作擗手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罄折頭與腰平漢書酈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擗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始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於地即起也乃今之叩頭類

於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啟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
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唯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
為兩手相擊非也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為拜而後稽顙非
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
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為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肅音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
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
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跪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
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額如今之僧人拜是古時婦人皆肅
拔地古樂府申腰再拜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婦人為男子拜是古時婦人皆肅
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屈其名曰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
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於再拜是神祇雖
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
漢武帝亦曰味死再拜謁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之於父兄
亦四拜甚至於朋友長幼亦四拜皆非禮也至於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洪
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顙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
式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肅奉書答則端肅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
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
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
王廷相九拜解案太祝辨九擗注以頭拜至地為稽首拜頭叩地為頓首拜頭
至手為空首今案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至
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顙蓋謂兩手拱至
地矣故曰至地曰稽顙是稽首者首至地而稽留也頓首者首頓於手而即起
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
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為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
鄭注謂王動色變為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
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為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稽

顙而後拜為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為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
拜洗拜告旨拜執爵與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常為臣者奠
擊再拜主人答一拜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喪讀為報謂再拜也義未詳肅拜
亦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卻至三肅使為報謂再拜也肅雖有君
賜肅拜是也鄭注謂特擗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倓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
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者也奇
衷者以數言者也○婦人拜解禮疏云婦人以肅拜為正朱子語錄有問古者
然唐孔氏云肅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案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戶
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俛而
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
肅拜為常雖君賜亦止肅拜而受昏禮拜手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
為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為尸坐象尊者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如
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事說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申腰再拜跪亦謂
其跪拜爾若為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
顙非昏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
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為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拜
不下手可也若如家禮男子跪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剛柔倒置居然
鬼方蠻姥之俗可恥甚
矣司禮教者不可不辨
呂柟禮問孔子曰稽顙而后拜順乎其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
喪吾從其至者何曰告哀於人也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
禮也殷人拜
而後稽顙
呂坤四禮疑喪禮拜且稽顙文而不情也甯多稽顙孝子見弔客商拜而后稽
顙周稽顙而后拜則古無不拜弔客之禮矣然弔客之來不時喪子有終日二

三百拜者即平居亦且病況積毀之身乎即一日亦且病況彌旬月乎此文盛而不達於情者尊賓遠客問一全行以明禮其親知狎見者不若四稽顙跪致謝辭再稽顙亦與易甯戚之意也○男女異拜親與男子之禮也婦人非喪不拜手拜手者手至地頭不下非重喪不稽顙稽顙者頭至地手不舉今之磕頭也又曰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與已非古禮乃著為儀節誤矣○禮弔喪四拜奠五拜今也弔四而奠九矣設如何以加焉今擬客平交四稽顙尊長入稽幼弔四拜奠九拜至親尊長揖而不拜孝子謝客平交四稽顙尊長入稽類○跪者下見上之禮也吉凶之禮有拜無跪今人拜後一跪最謬宜革韓如璜拜說周官有九拜惟肅拜為婦人之拜其餘男子之拜凡八而約之則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凡經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此拜之輕者也一日頓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首下腰高此拜之加重者也一日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此拜之最重者也稽顙即稽首以非凶禮欲別於吉故曰類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若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於拜數今會典載臣子謝恩禮五拜三叩頭禮誤也其實四拜四叩頭第五拜為一叩再加三為四叩婦人肅拜云何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跪伏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跪伏婦人又兩立屈膝今制太子與如初見帝后太子四跪拜妃八立拜惟致辭同跪太子伏則如與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後再立四拜中致辭跪辭畢不伏直贊與宮人平時遇后叩首而行朝賀亦只立拜此之謂肅拜近世婦人簡書曰端肅拜非矣敘冠萬福愈不經矣若婦人與伏為拜此則起於武墨衮冕郊天伏與而成天子之禮遂致沿襲成習云然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即叩頭之及地者故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與為拜則不可蓋珠冠之製俯首不得惟不伏與故無隊上落冠之失此禮之所由適其宜也

願謂稽顙稽首考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鄭氏注云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六曰凶拜鄭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禮記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氏疏云稽顙者觸地無容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實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檀弓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至也註云隱痛也今世俗自初喪至大祥訃告及書札俱稱稽顙是也三年服之禮月及期服孫齊衰五月曾孫皆稱稽顙則大誤稽首乃九拜之首鄭云頭至地也謂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為稽首賈云稽首拜中君重臣拜君之拜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左傳知武子曰天子臣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禮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蔡邕獨斷漢乃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舍臣拜君何可通用今人蓋未講稽首之義故也吳草廬云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又云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恐非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經禮部待制翰林院學士致齋書表 大清真一統前編明史綱目徐乾學

喪儀節十八

廬室

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剪屏
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注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間舍外寢于中

也。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以適子當應接弔賔故不於隱者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苦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苦編藁塊榻也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苦者哀親之在草故也剪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相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寢有席者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芟翦不納鄭云芟今之蒲葦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苦上也楣謂之梁所謂梁間者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間讀如鷓鴣之鷓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舍外寢于中門之外者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室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壘為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者謂兩下為屋謂

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間傳云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居室室彼練後居室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室室也

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君為廬宮之

大夫士禮之注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疏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苦枕由者謂寢臥於

苦頭枕於由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禮之者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注不於顯者不於顯者言不塗廬外顯處大夫士既葬得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室注黝室室之飾也地謂之黝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室白也新塗室於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吳澄曰上言期謂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下言期謂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皆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

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疏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

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筭首玄謂卒哭喪

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

服注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

宮。疏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

父于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

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

仍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

朱子語類或問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賤婦喪母既

葬卒哭而歸某案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若既

葬而歸乃婦人為祖父母及兄弟之為父後者爾某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令反終其月數而後歸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世人在母家或彼此有所不便不能待練又如之何朱子曰補填猶今之追服意亦近厚其有不便居母家而歸者變其居處飲食可也衣服尤不可不變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

臣疏注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案雜記大夫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采地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間君喪而來服至小祥卒哭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惟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也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室室

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時也士居室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疏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也邑宰之士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若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室案開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室室此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此經云士居室室亦謂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故也若朝廷之士俱服斬衰知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室室引

此大夫居廬士居室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居室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室室則此經士居室室是也若與王親雖賤居廬雖疏貴亦居廬也

應備曰士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後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次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三年之喪廬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注以時事見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皆居室室不廬廬嚴者也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陳澧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室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方慤曰廬室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室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閒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

居室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
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
屏芻剪不納期而小祥居室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
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注芻今之蒲草○疏謂以蒲草為席頭為之
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
室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室室是士服斬衰而
居室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室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
寢是也

陸佃曰此期而有席喪服傳既虞寢有席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
禮而已知然者天子虞祭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
懸矣

乾學案儀禮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此乃言
小祥寢有席所以來陸氏之疑然儀禮明係
士喪禮安得謂尊者之制意者此條寢有席
句原在芻剪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與不然
則兩書必有一誤不可無陸氏之疑也

問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
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疏憂謂親有病側
猶獨也獨席謂獨
坐不舒他面席憂不在接人故也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授體是側猶特也專猶
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乃有芻剪不納自齊衰
以下始喪而有席
並不重降居處也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有喪者坐無容故專
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呂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
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
事不言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為特以專為單既無
所據而以側為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
以特訓
側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廬

胡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
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倚廬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疏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為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投廬舍者總諸臣而
辨其親疏貴賤之居異也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疏謂小功細麻賤謂士
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彼注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
證貴者居廬賤者居
聖室一邊之義爾

史浩曰禁殺亂
而別嫌疑也

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
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

不言也○疏世子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
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

通典並有父母之喪練日居廬聖室議晉荀訥云世人
有向曙毀廬作聖室祭畢居聖室見客者或有於廬前
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
宋庾蔚之謂前喪既期應毀廬為聖室而後喪猶應居
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聖室自是寢處之所今雖以廬
聖室為喪位然自異於衰絰矣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既為

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要當有時還本親哭臨其本
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為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聖室
歸來處之否苟荅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
兄弟廬次作聖室歸可設哭位而已○宋庾蔚之謂今
以聖室為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聖室在諸弟之下
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
本親喪之弔

虞喜云若父死未殯服祖但期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
○宋庾蔚之謂父亡未殯同之乎存是父為傳重正主
已攝行事事無所闕何謂無倚廬乎廬孝子之所寢處
不關於主闕之何嫌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應別開門更
立廬否范宣荅曰承適居諸父之上一身為兩喪之主

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居
聖室○宋庾蔚之謂如范說亦應還毀聖室立廬在諸
父聖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聖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
謂宜別室為廬兼主二喪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
重光祿喪庭應有廬邪周續之荅禮之倚廬在東牆下
蓋是寢苦枕函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
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然後之喪所已則還
廬次然今世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
亦宜兩設邪
父喪內祖亡立二廬議宋庾蔚之曰父喪內祖亡則應
兼主二喪今世以廬為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為
父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為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

所
宋書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
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厯至西上閣
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
府第者於西解設廬
開元禮將成服掌事者預為廬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苦函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五品以上宮之齊衰於廬南累擊為聖
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父兄不次於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為廬次聖室祖為適孫居聖室寢有牀皆南面
西出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大功於聖室之南張帷
席以蒲小功緦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
西房若殯後施下牀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卒哭
前一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
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小祥前一夕毀廬為聖室設

蒲席周喪聖室者除之大祥前一夕除聖室張帷禫而復寢品官士庶同○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聖室舅姑服適婦不為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聖室之屬

鼎崇義三禮圖說案唐大歷年中有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及聖室幕次序列次第云設廬次于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六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衰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苦由其廬南為聖室以擊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為木枕室南為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又為小功總麻次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其為母與父同為繼母慈母不居廬居聖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準母其聖室及幕次不必每人為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之下

陳祥道禮書聖室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聖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曰外寢聖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指就次而聖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聖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聖屋下則其屋兩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聖則既祥聖矣爾雅曰地謂之黜謂之聖或曰父喪既祥而母亡適居父喪而祖父母亡則段聖室立廬是包輕也適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歆粥立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為人後者為父母不杖則聖室而不廬可也

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子父在為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為眾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為殯也則聞喪而不得奔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倚廬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楹倚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不剪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眾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指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之外自漢以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堂東廊下近南承禮禮者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先儒曰諸子各一廬既虞卒哭則前所覆之屏以齊其苦亂葛洪發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說誤也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廬北戶柱楣西戶途不於顯而無事乎節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立於既斂先儒曰斂之明日成服而立廬毀於既練寢苦枕函不脫經帶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制婦人不為廬設次西房若殯堂後施下牀坐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政和禮品官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為廬次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戶設苦由於內期親於廬南累擊為聖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大功於聖室之南張帷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或別室○庶人

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為廬次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苦由諸子各廬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

或別室既虞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裏面

外不塗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為

聖室設蒲席大祥前一夕除聖室張帷

司馬氏書儀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

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非時見乎母也

不入中門既虞寢有席枕木二十七月除服而復寢齊

衰寢有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可以歸其家猶居宿

於外三月而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

側雖斬衰不寢苦但徹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可也男

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案楊垂喪服圖式非富家大第

不能備此禮故擇朴陋之室不丹樓黝聖者居之斬衰居一室齊衰居一室可也若大寒大暑雨濕蚊蚋其羸疾之人有不能堪者聽施簞席白氈布褥白幬帳可

也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輒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故男子無事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也

朱子家禮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

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

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

月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

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既虞寢席枕木大

祥復寢

朱子語類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

中門之外○又問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期者

大功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小功總無文其義安

在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又荅諒

闇云翦屏柱楣是事翦屏者初時戶北向用草為

屏不翦其餘至是而西向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

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架起其簷令稍高可作戶也來諭於柱楣之下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誤矣諒陰諒闇未詳古制不敢臆說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天子亦須如此

乾學案明會典大斂之後但言喪主以下各歸喪次而不言喪次之制若何至卒哭後言寢席枕木大祥後言復寢而小祥時則無所言其前後疏略至此當時禮官之不學亦可見矣

呂栒禮問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廬居廬曰始死有居廬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達之天下則居廬也庶人何以不廬庶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闇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投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禮之或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室倚廬中施白練帳褥素牀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闇晉杜預之議也○寢苦枕由哀親之在上也苦何以謂之士曰弗褥弗費則士矣然猶苦焉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即

病也寢不脫經帶經帶不脫况衰裳乎衰裳不脫况喪衣乎故期年之內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知浴
呂坤四禮疑次中門遠於死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廬側情乎理乎○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孤親于中堂何其為己重而為親薄也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廬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而舅而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乎近世人子枕塊於柩旁最為得之

喪次

喪大記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廬宮為次而居○疏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廬宮也次

喪服小記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疏眾子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尚幽也廟宮宮哭皆於其次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

殯宮門也鬼神尚幽聞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爾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檀弓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

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曾子北面而弔焉疏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

實亦在門東北面謂同國之實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實禮北面弔焉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嫁母與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適婦不為

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堊室之屬也

喪位

奔喪凡為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存乎是

張子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

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剝

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

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

設也

諸侯在他國為位而哭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

而哭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為位者壹袒注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注雖無服猶弔服加

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疏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原是總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經也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注位謂以親疏序列

哭也委巷街里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娣姒婦有小功服者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疏曾子以哭小功之喪當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委巷之禮言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又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為娣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

張子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為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

喪而哭不暇為位哀甚也

方慈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迨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禮或起於委巷則有小功不為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之不為位尤為非矣馬融孟曰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為姊妹之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為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為姊妹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吳澄曰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况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為位乎為嫂無服而其妻為姊妹則有服為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為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哭於後也

擯相

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疏沽麗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麗略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辭為尊故擯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東野語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為是因考其說於此與識者訂之檀弓鄭氏注曰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河上公注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取其反吉也老子又云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注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刑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凶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案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同車言也左傳韓厥代御房中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案古人主當作以右為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為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祭右鬱壘考張平子賦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人亦右之天子所左寡人亦左之則以右為坐之重且大者漢右賈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注疏見第四十五卷下壙條

方穀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慮之中亦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司

言而行之者

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走為廢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不亦甚乎

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

注亦記失禮所由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

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

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司馬氏書儀護喪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

為之凡喪事皆稟焉

朱子家禮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

邱浴家禮儀節之相禮案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相杜橋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處略則喪必有相也久矣况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鄰里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乾學案古人於喪事必有相禮之人是以禮

儀無失孝子得致其情文而無憾也蓋先王
因人情以制禮而人子之於親喪也創巨痛
深其禮儀亦曲折繁重平時又不豫凶事苟
非深明於禮意者其孰能行之檀弓言司徒
敬子之喪夫子為相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
佐喪事曰相禮節須人相導也儻與擯同以
身儻侑亦贊導意也於時孝子悲迷必延致
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其人既稱知禮
當思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有不得辭者
矣至若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以其師是至聖大賢直欲備舉前
代之制以章明志識是豈常人所能任哉後
世遭喪之家孝子在荒忽迷替之中不能一

一如禮而其時之戚友又未必有素諳喪禮之人即欲令為擯相而不可得以故未能力行先王之制苟且從俗而不得以自盡也然則今人遭喪者惡可以無相又惡可不廣求知禮之人以為相乎○又案周禮諸官凡天子遭喪及天子弔臨臣下多有相禮之人因已見職掌中故不重載

祝

周禮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王弔則與巫前注喪祝與巫以

桃荔執戈在王前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

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疏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眾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甲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斂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眾祝即喪祝甲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

士喪禮祝淅米于堂注祝夏祝也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注商祝祝習商禮者。疏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從小斂奠大斂奠

及朔牛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為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其間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惟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

主人疏宗謂宗人祝謂太祝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辨曉死喪殯相之禮故在主人後

陳祥道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頤設幘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方慤曰宗廟之禮主乎敬而敬之所主在口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

郊特牲祝將命也疏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

方慤曰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此主祭言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殿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讀禮通考卷五十五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經禮部存邸纂錄院學教習唐吉堯 大清翼一統志纂錄司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九

神帛

許慎五經異義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

叢鄭玄說同

鄭康成儀禮注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賈疏謂須得祖之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無木主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爲主命也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

乾學案此乃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條之注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

祥而入廟見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注中

賈公彥明日以其班祔疏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

神

司馬氏書儀魂帛結白絹為之設櫬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置魂帛於倚上設香爐杯注酒果於卓子上是為靈座倚銘旌於倚左侍者朝夕設櫛類奉養之具皆如平生俟葬畢有嗣版則埋魂帛潔地注士喪禮有重開元禮及今國家亦

用之士民之家未嘗識也皆用魂帛亦主道也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今且從俗貴其簡易然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鄙俚不可從俗也

朱子家禮置靈座設魂帛魂帛以白絹為之

邱濬曰案魂帛之制本注引溫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結白絹為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卷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為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重本非古禮二者俱可

幣今考之記蓋謂天子諸侯傳繼未及六世無毀廟之主在廟之主又不可以行故將行師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廟之廟載之以行如受祖廟之命以出也故孔子曰主命今大夫士之主將以依神乎抑將以像受命乎其不相類也甚矣安可以幣代沉幣置於廟則祖祔無別考此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乎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即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毀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無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日主立於既虞之後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為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乾學案古禮無神帛之說自許鄭誤以大夫士無木主遂謂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菴自魏晉迄唐宋士大夫守許鄭之說皆不敢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之以祠版究未嘗盡用神帛之制亦可見神

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為木主之式而朱子家禮因之則大夫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用神帛矣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為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為二矣然神帛設於既虞之後魂帛設於未葬之前則朱子之魂帛非即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既有木主則祠版可廢既有畫像則魂帛亦可廢儻謂魂帛所以代重而不可廢則古禮之廢於後世者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須設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既用畫像而復用魂帛將使我祖考之神依於畫像乎

神主
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毋甯畫像之為愈也

檀弓重主道也

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

焉

注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周主重徹焉

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疏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

木主之道士所以依神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人虞而作主重則徹去而埋之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埋而不縣於廟為異也案士喪禮上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祔主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去顯考乃埋之者謂死者世世遷遷至為顯考其重恆在死者去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也顯考謂高祖也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既夕禮將葬而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左道也若虞主亦埋之於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闕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方慙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

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疏措置也祔而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

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

曾子問曾子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

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

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

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注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老聃云疏遷廟主行者皇氏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卒哭各反其廟象有凶事者聚也

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者謂從大祖廟而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須蹕也似屢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

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廟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

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敢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

出蓋貴命也疏鄭云脯醢禮神者以其在路不可恆設牲牢故知用脯醢也與殯莫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皮圭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能氏以為每告一廟以幣玉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

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注杜子春云匱器名主謂木主也疏以匱器盛主亦向祭所大祝

取得主匣
器即退也

春秋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

遷入於廟。疏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傳惟言附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嘗解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聞以規社過未為得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耐耐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注過葬十月故曰非禮曰不時。疏

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釋例云以新死者之神附之於祖尸

概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祔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神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小詳耳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為虞已有主此傳稱耐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公羊傳文公二年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注為僖公廟作

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注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麗物所

以副孝練主用栗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云桑主不文吉

主皆刻而論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

用栗者藏主也

注藏於廟室中堂

藏於作僖公主何以書

注據作餘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

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

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孔穎達檀弓疏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耐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

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耐而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

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

劉敞曰公羊謂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情緩不作主爾何以知其欲久喪

家鉉翁曰魯文公痛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蓋是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

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之有所馮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耐

孫從於主既耐仍特祭於寢終喪給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有不待考而知者

緣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又妄欲以兄弟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耐而不知所耐故也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明年大事大廟遂躋僖於

閔之上而行耐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於作主乃逆祀之端爾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為也為僖公主也

注為僖公廟作主也立

主喪主於虞

注其主用桑

吉主於練

注期而小祥其主用栗

作僖公主譏其後

也

注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

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注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

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八廟人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爾糜信引高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二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中地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明之

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對鄭厲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

人典司宗祏

注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函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

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

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

君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公遷主於祖廟易救護○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

哀公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

注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注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

姬於平陽而行

注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

注平陽門

使貳車反祏於西園

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園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大不禘祫無主爾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案孔氏姒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姒姓爾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

公羊傳叔弓卒去樂卒事何君有事于廟間大夫之喪

去樂大夫間君之喪攝主而往

漢書禮儀志既復土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

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

望外內張絲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廡壁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

許慎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故
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
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
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
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或曰
卿大夫士有主否荅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
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
菴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園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
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菴鄭
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荅禮大夫無主而孔獨
有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祔天而魯郊諸侯不祖
天子而鄭祖厲王
皆時君之賜也

鄭玄祭法篇注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
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孔穎達疏云案王制天子諸侯
有禘祫故始有主大夫三廟一
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始祖既有始祖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
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始祖祔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

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不禘祫無主者唯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主所用
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為主之
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為主之
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祔又公羊大夫闕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
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
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案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
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
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
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
者為

陳祥道曰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
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
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
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後為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
而後作之也先儒謂大夫士無主以幣告夫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
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無主乎徐邈清河王懌之徒
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鄭康
成許慎謂大夫士無主爾
汪琬曰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為有主一以為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
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
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
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焉以班
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菴此
不根之詞以臆瓶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

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顯駁孔悝反祔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案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脩短宜略與重彷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萬斯大曰喪禮不言作主而虞禮及特牲少牢二禮皆有尸無主先儒因謂主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不得有主案檀弓曰重主道也周主重徹焉夫主所以依神重有主道者以始死未作主而依神於重有主之道也重既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則主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矣蓋人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而死者游魂爲變不可使之無歸故復刊木以依神就尸柩言有重見之義故名之曰重既葬則尸柩不見重之爲重於義無歸故既虞則埋重作主所以名爲主者以死者之神主於此生者奉以烝嘗亦主於此也左傳云祔而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蓋作主本爲祔廟而其作則在虞時故二傳異文而同實在二傳雖指君禮言然大夫士之作主亦即此可見然則特牲少牢何以不言主主在則祖考之神即在祭時則立尸象神以行獻酬而無事於主故文不之及乃謂大夫士無主豈知禮義者哉

乾學案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者乎若

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遂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王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斷大夫士之無主乎至束帛依神結茅爲菽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因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爲祠版或爲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荅今代有祠板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

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

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練裹盛如昏禮

理刮拭之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

藏主制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

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

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

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荅曰章句但

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

之中也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

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

七帝后應其處七室垣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

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案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垣中

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窻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

亦異文案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餘薦藉文不備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

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又琅邪王如敬后前葬而王後纂

統追加諡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邪典祠令孫文立議

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閣中人受取入內易置石函中

故主留於廟閣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

廟受冊循荅曰崇諡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

常尊輕重不同則禮宜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

居座位臨加冊諡而並易以新主則故主宜還埋故廟

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

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

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

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韋玄成等以毀

主瘞於園魏朝議曰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

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

毀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

帝祫乃祭

案賀循與王導書云世祖武皇帝初成大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刁協

魏書禮志

太傅清河王懌奏王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

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

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

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

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乎

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

唯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

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

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

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

之喪去樂卒事大夫問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

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

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懌况臣聞君

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

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

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

通為主以銘神位

通典大唐之制主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

刻一寸一分上下四分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

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趺方一

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光漆題諡號於背

唐書禮樂志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王公

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

通典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

毀謹案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案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墀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其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祗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引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弘詔從之

開元禮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諸廟之主藏于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藏于祖廟象有凶事聚也

司馬氏書儀以桑木為祠版自注云鄭康成以為卿大夫士無神主大夫束帛依神主結茅為殿徐邈以為大夫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為今世有祠版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玄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人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書訖蠟油象令八理刮拭之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版者

而長及博學不能盡知荀氏之制題云某官府君之神座某封品夫人郡縣君某氏之神座續加封贈則先告以貼黃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神座版下有跌藉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為一匣今從之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為之

二程全書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張子全書重主道也既葬然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死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

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為重應
 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既作主
 卽不用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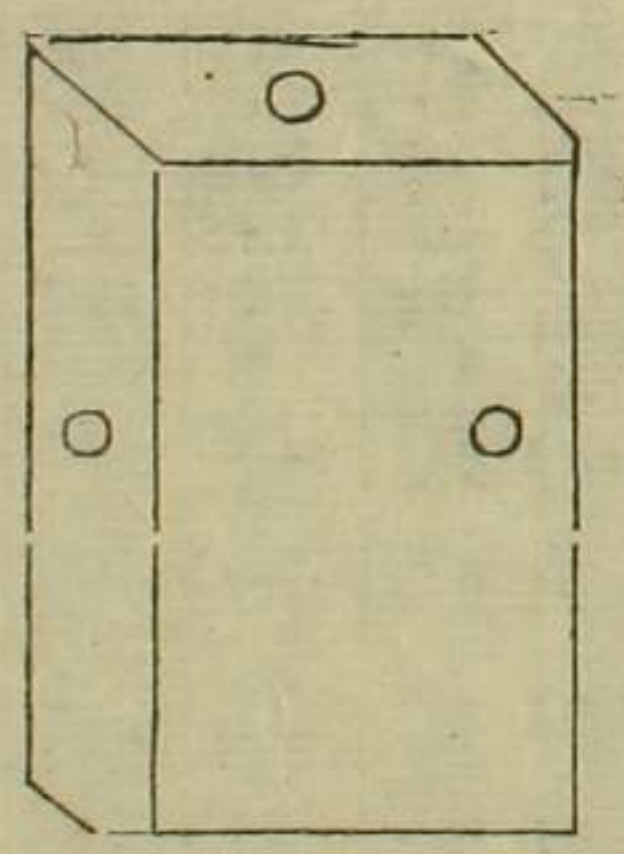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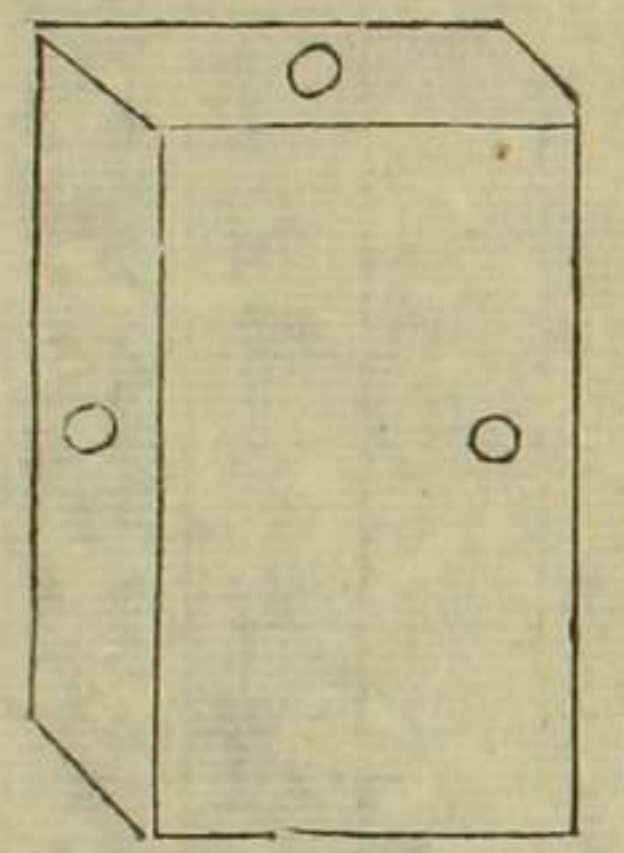
謂道源開居叢寮有義起而因時制宜者如父在妻亡而有子而主祭者父也
 夫祭妻亦禮也題其主則如之何西軒王先生以宗子之法斷之俾題曰亡室
 某氏冢婦某氏神主祭則使其
 天若子奉父祖之命而祭之

陳祥道禮書神主圖

虞主 主制不一今
 從何休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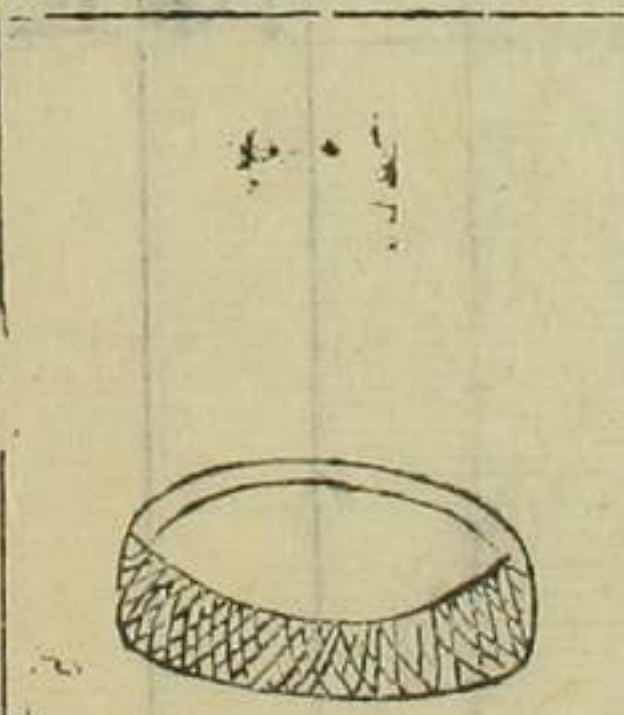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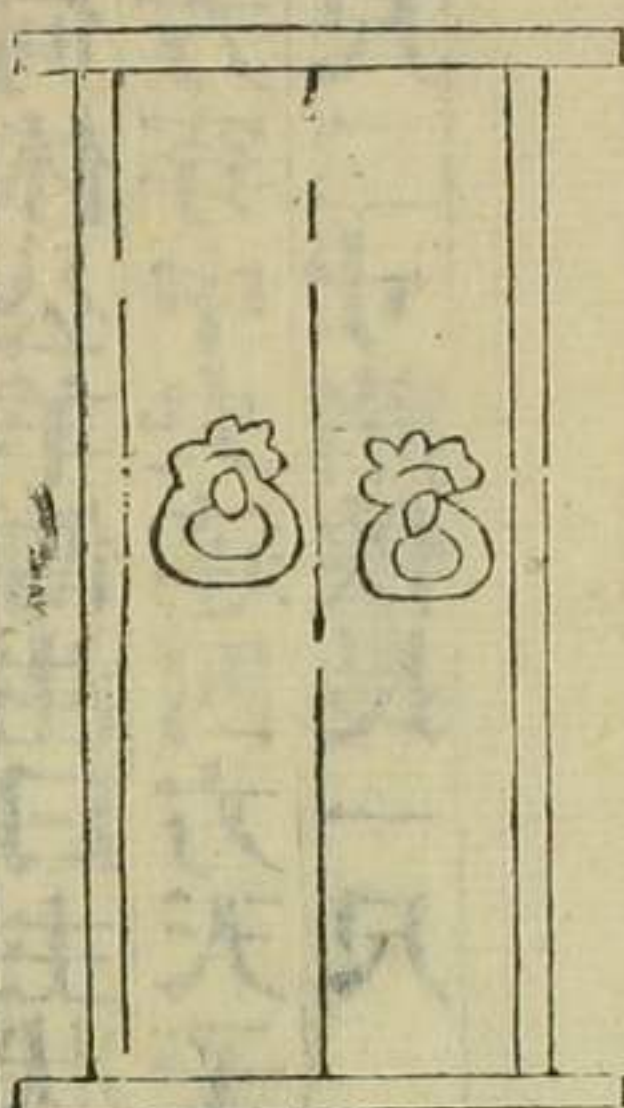
吉主 練主用栗刻而
 謚之以辨昭穆

何休公羊傳注曰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
 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匱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司巫祭祀其匱主說文曰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祏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廟中藏主祏室孔穎達曰宗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祝取得主匱器即退摯虞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盛主然則匱笥類也



陳祥道曰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

主皆刻而諡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塋非禮意也案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凡其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塋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塋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家禮神主式

神

主

周尺比今鈔六分四鈔尺者弱四鈔分尺者弱四鈔分尺者弱四鈔分尺者弱四鈔分

伊川神主式說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中以書爵姓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廟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跌身去跌上一尺二寸并跌高一尺八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上謂徑七分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之子或流衍號如處士秀才外改中不改外以水以滌外筆滌而更之滌外外改中不改

尺全式



邱濬曰案家禮神主制度本伊川說而無尺式後人以備時舉所得司馬家二尺式圖於卷首其一三司布帛尺一即周尺也近時書肆刻附注等書以板本短狹之故而所畫之尺亦隨之而短雖其旁書曰當今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今世之人豈識三司尺為何等尺哉唯鄭霖所刻家禮今本在南監者橫書尺式最為得體但亦無所準則今以武林應氏圖及以貨泉錢較定周尺而準以今之鈔尺使作主者有所據依云朱子曰得二書為據足矣故凡南軒家所刻及建本吳門官本言學禮器圖本一切削去惟據周尺為則云

神主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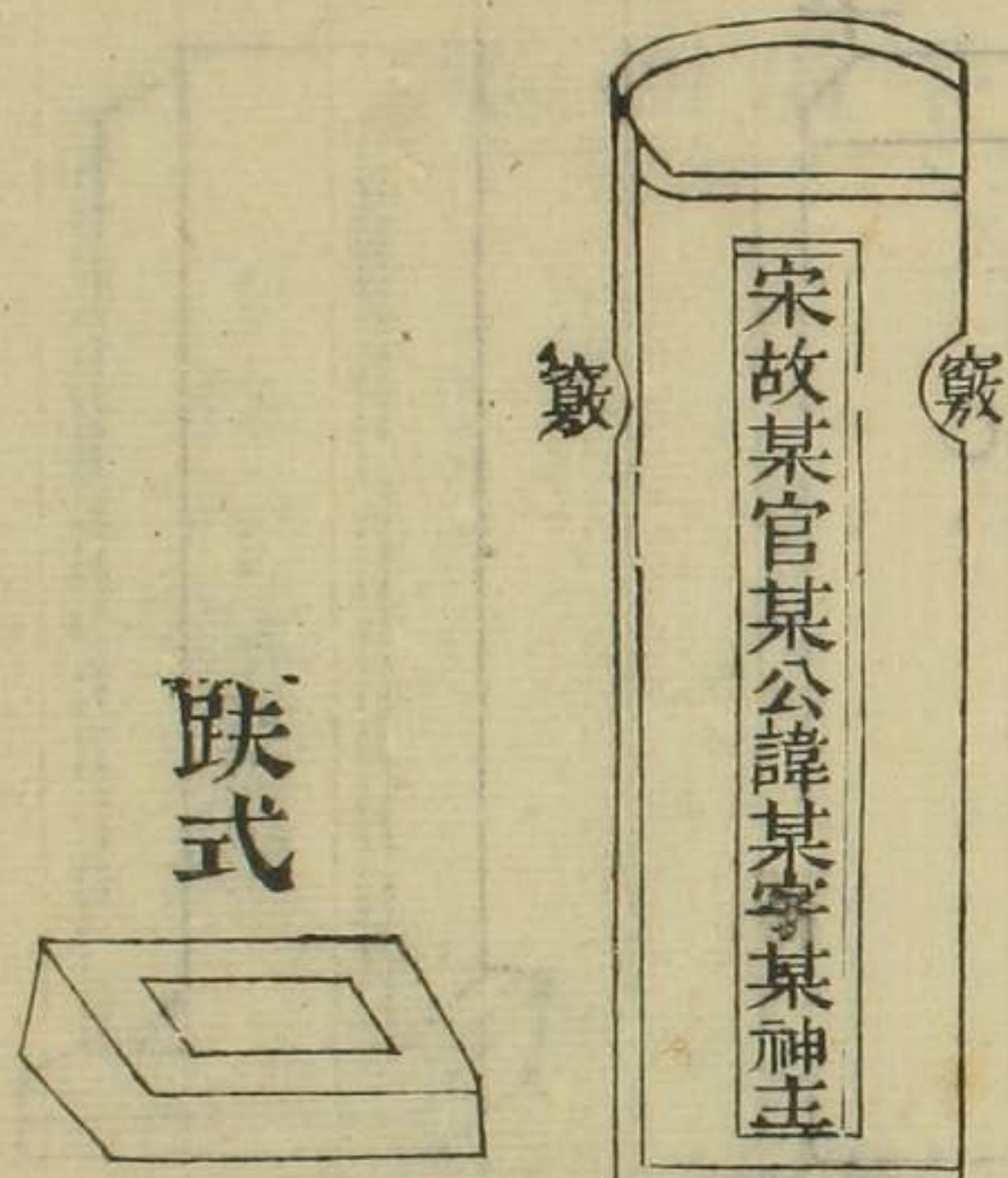
顯考某官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作主制度

身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二寸二分首削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領從上量下寸橫勒其前人身深四分爲領判開其下分陷中於領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爲陷中竅於本身兩側旁鑽兩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離跌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寸安在領下
合式前合於後身納於跌

神主分式



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神主

顯考某官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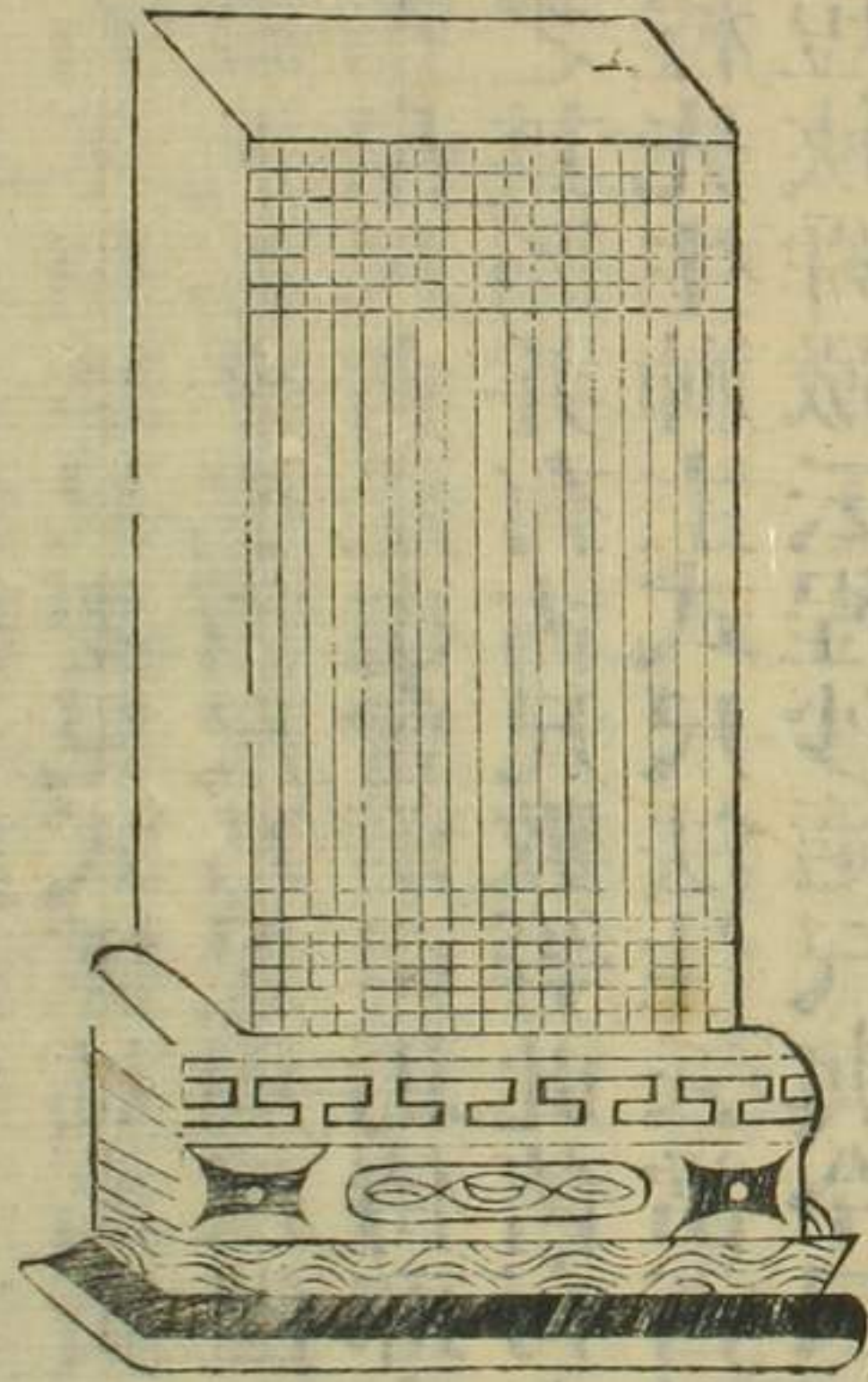


植立仍高一尺二寸。案既有伊川之說而又申之者文之以淺易之言使人易曉也跌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

式櫃主藏

直四頂平

下作平底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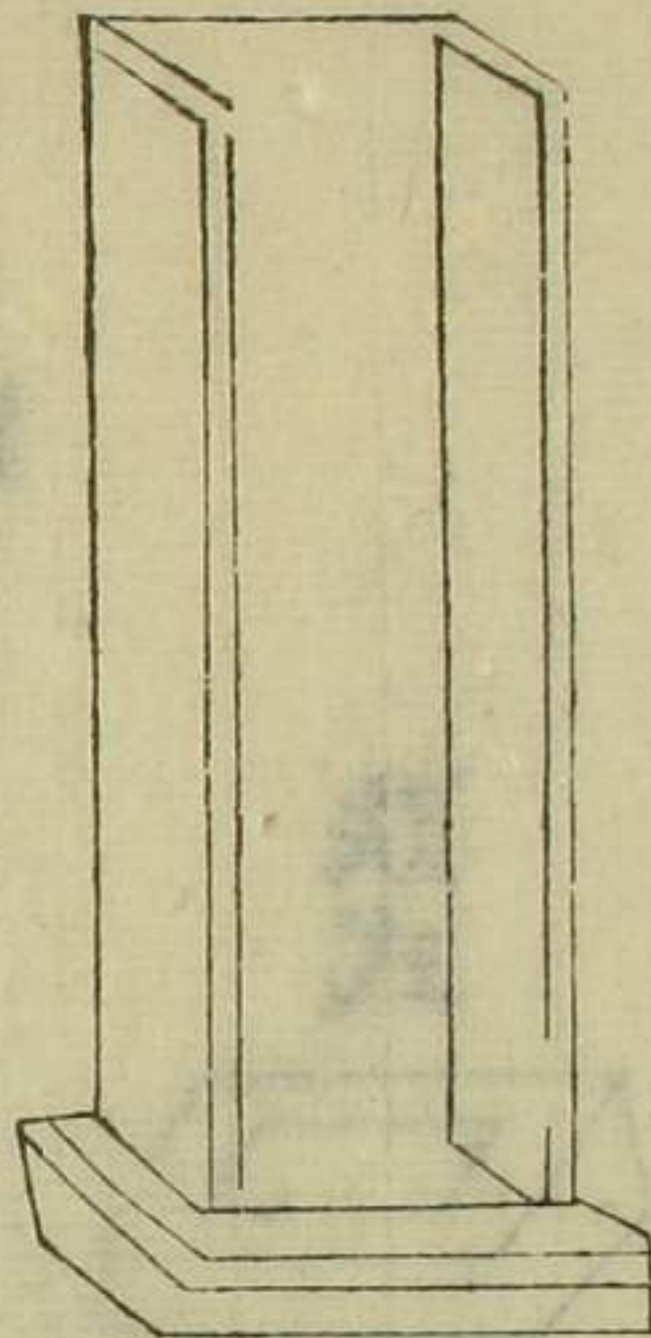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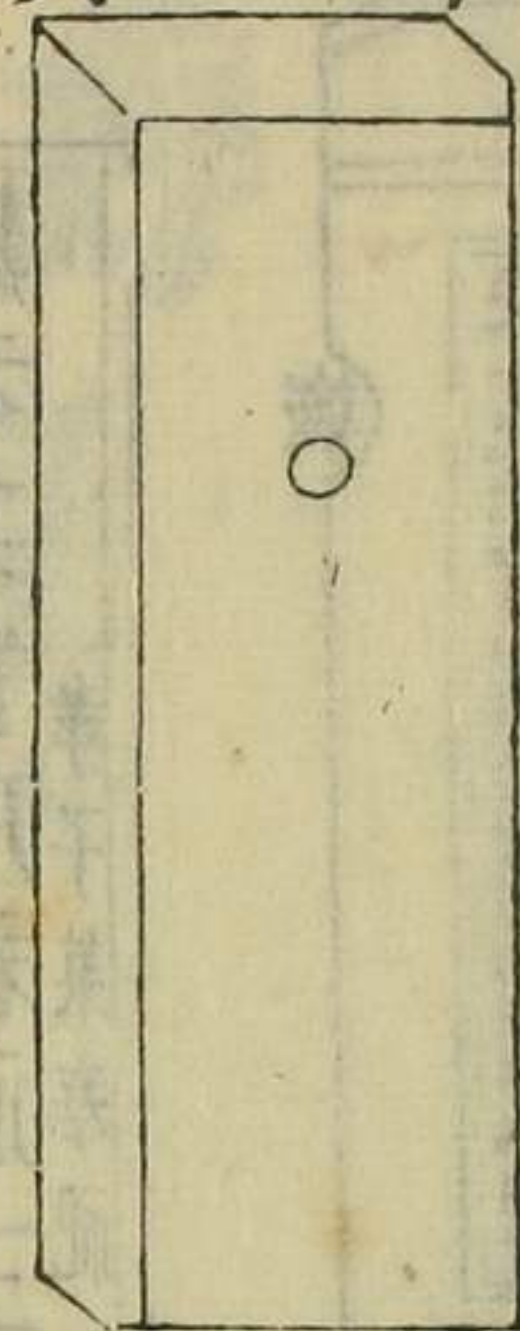
前作兩窻啓閉

家禮儀節邱堯曰
祠堂本章下止云
為四龕每龕內置
一卓子其上置櫃
龕外各垂小簾無
有韜藉之說其說
蓋出溫公書儀朱
子雖已不取然今
人家往往遵之故
仍列圖於前而此
復為櫃式有力者
如制為之亦無不
可

式蓋案座

頂平

四直向下正闊旁狹



薄板為之面頂俱虛

座蓋制度

案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於
跌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
面頂俱虛跌之四邊各寬於
板少許令可蓋
蓋亦以薄板為之四片相合
有頂可以罩跌上板惟前面
留一圓竅俱飾以黑漆古以
帛縫如斗帳齊主四方板為
頂韜其主置於座中然後加
蓋今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朱子語類問程先生主式與古今家祭禮所說長短不同所謂古尺將今尺七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不止七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是今誰尺朱子荅曰適於二書高低雖有不同然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周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是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問程先生神主式尺法注云當省尺七寸五分弱覺大短狹舜弼云程沙隨尺與今尺相近曾問先生以爲極當尺法已失不若以人身爲度而鄭氏注首經大搯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則沙隨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取沙隨尺法何意

續約沙隨尺比古尺止得六寸許朱子荅曰尺樣溫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程沙隨之說據之○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案他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爲文故徐潤云又案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後人誤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闕於正面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爲正○又問主式祠版朱子荅曰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未見諸侯之制如何若以爲疑則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制有誤字爾士大夫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朱子荅影堂祠

版之間云古禮廟無二主欲祖考之精神萃聚焉故不可以有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越在他國則以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世主祭者遊宦立朝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當以其田祿修其薦享不得同於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約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所謂純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但支子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

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朱子曰士人神主但依伊川說而勿陷中及二片○又問重朱子荅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溫公之說亦合時宜不必過泥古禮也○又問子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附祭於何所朱子荅云今法五服年月篇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但謂之母若避適母則止稱亡母不稱妣也○竇文卿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朱子曰旁注施於尊者其他不必○問亡妻神主可題其子之名奉祀否朱子荅曰不題奉祀者之名爲得○朱子曰妻喪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子婦須作子婦名翁王之卒哭卽附更立木主于靈座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伊川制士庶不

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四片相合及窳其旁以通中○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苟助禮未終曰温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勖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分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爲一句○又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君

何基答莊行之問主式若主式古無傳只安昌公荀氏始有嗣版而温公因之然字已舛訛分寸不中度難於遵從程子始創爲定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闊一寸長六寸朱文公文云當深四寸若亡者官號字之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温公儀輻以囊考紫姓辨者亦是以意裁之

見小祥篇首所謂府君夫人則自漢以來爲尊神之通稱文公說漢人碑已如此云

金史貞祐四年禮官言遷廟事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祔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爲闔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訖帝主居左覆以黃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黼辰以紙木爲筐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繡金斧五十四裹以紅絹覆於屏上其半無文者垂於其後置北牖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筵粉純以藺爲席緣以紅羅以白繡蕙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絹裹之每位二纁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爲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絹裹之每位二在筵上次席蔽純以輕筠爲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絹繡鐵色斧裹以紅絹每位二在纁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一尺以虎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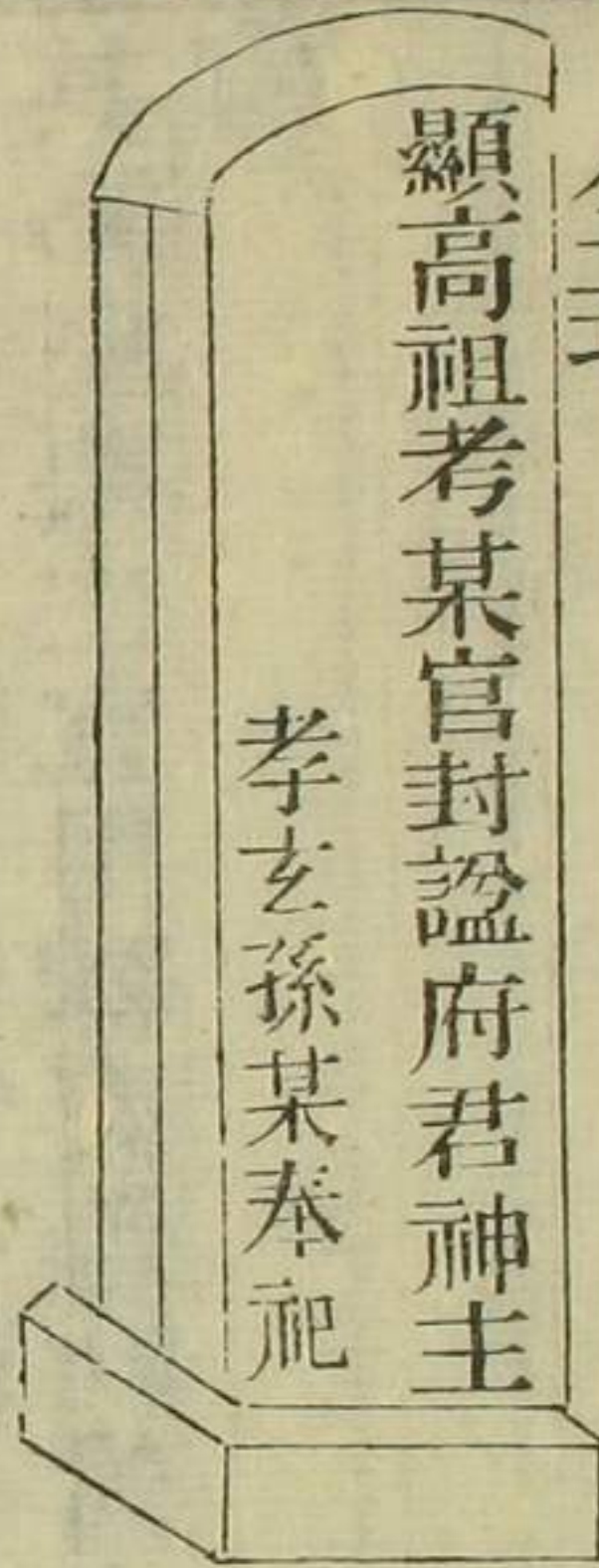
爲褥有緼以紅羅繡金色各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
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皮褥夏
秋享則用桃枝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於纁
帝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於纁上遷小虎皮褥二
在大褥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
之席主前設曲几后設直几

元史神主之制至元三年始命太保劉秉忠考古制爲
之高一尺二寸上頂圓徑二寸八分四廂各剝一寸一
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徑九分以光漆題尊諡於背
上匱跌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上而下底齊跌方
一尺厚三寸皆準元祐古尺圖主匱跌皆用栗木匱
跌並用玄漆設祔室以安奉帝主曲几黃羅帕覆之
后主用直几紅羅帕覆之祔室每紅錦厚褥一紫錦

薄褥一黃羅複帳一龜背紅簾一緣以黃羅帶飾六年
十二月十八日國師奉旨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亦
號神主設大榻金椅位置祔室前帝位于右后位于左
題號其面籠以銷金絳紗其制如櫝
至元十二年檢討張謙呈昔者因修太廟奉遷金牌位
于饌幕殿設以金椅其栗主却與舊主牌位各貯箱內
安置金椅下禮有非宜今擬合以金牌位遷于八室內
其祔室栗主宜用綵輿遷納舊主并牌位安置于箱爲
宜

明會典神主式

全式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今止用顯字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

日月辰跌方四寸象

歲之四時高尺有二

寸象十二月身博三

十分象月之日厚十

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十

分剡上五分爲圓首

寸之下勒前爲額而

判之一居前二居後

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

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

六寸闊合之植於跌身出

一尺八分并跌高一尺一寸竅其旁以

通中如身厚三之一

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上謂在

二分粉塗其前以書屬

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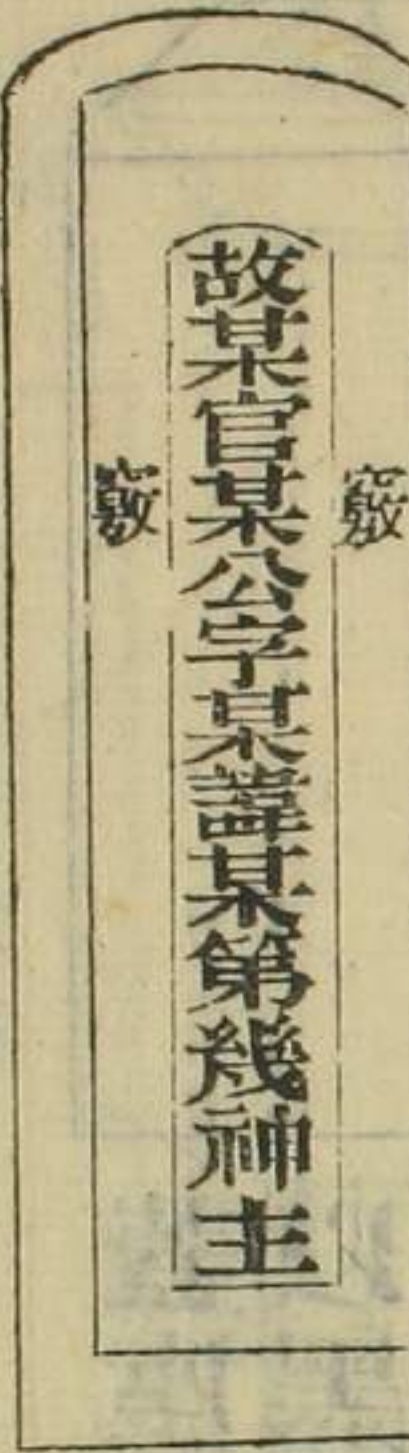
公旁題主祀之名孝日

子某奉祀加賜易世則筆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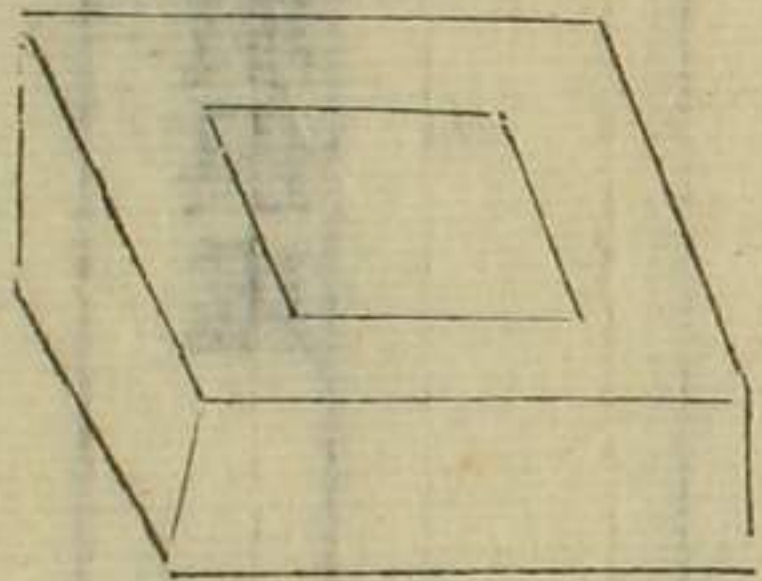
而更之水以灑廟牆外改中

不改

連額三分之二居後



木主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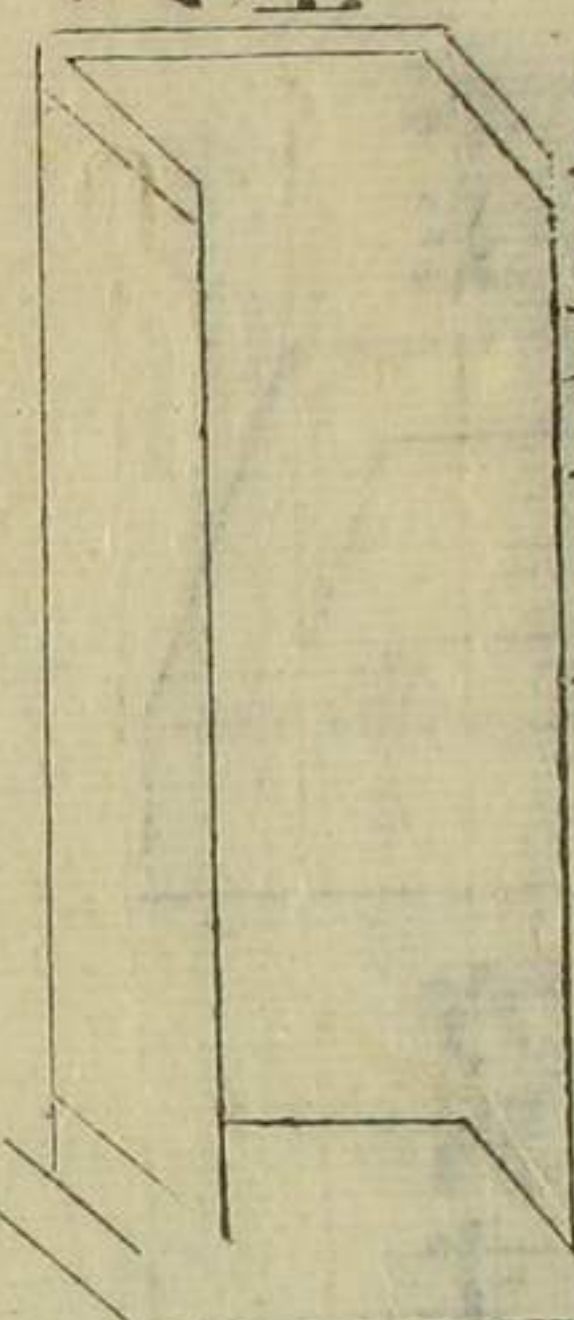


方四寸厚寸二分

橫韜藉式

面頂俱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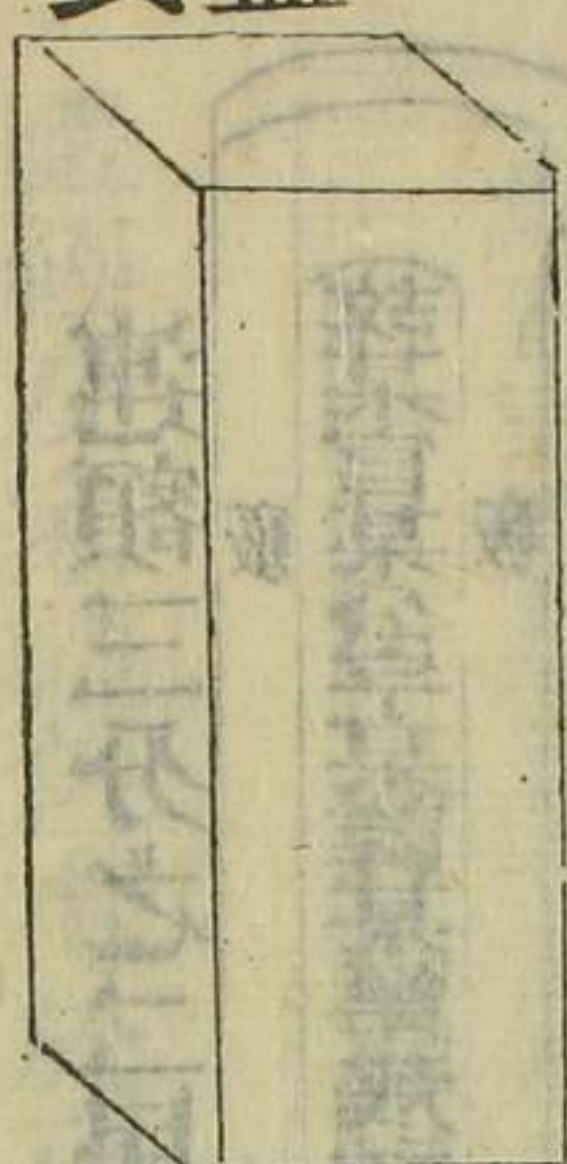
式座



底蓋古尺當宋省五寸
闊厚五分弱周尺當宋省
出合尺七寸五分弱宋省
受蓋尺當周尺一尺三寸

平頂四向直下正闊旁狹

式蓋



蓋座亦
以黑漆
飾之

四分神主用周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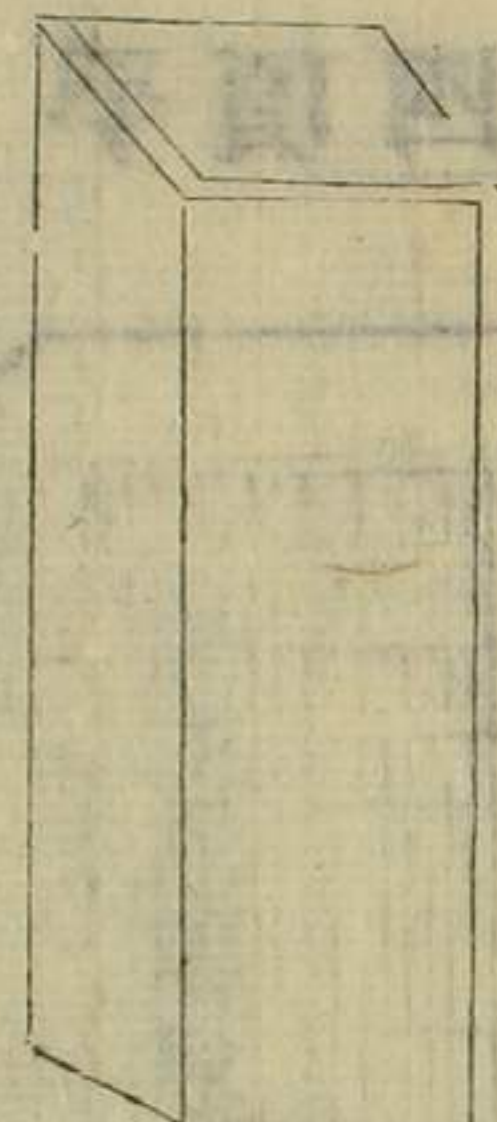
韜

式全



式如斗帳
合縫居後
之中稍留
其末頂用
薄板自上
下稍之與
主身齊

式縫韜



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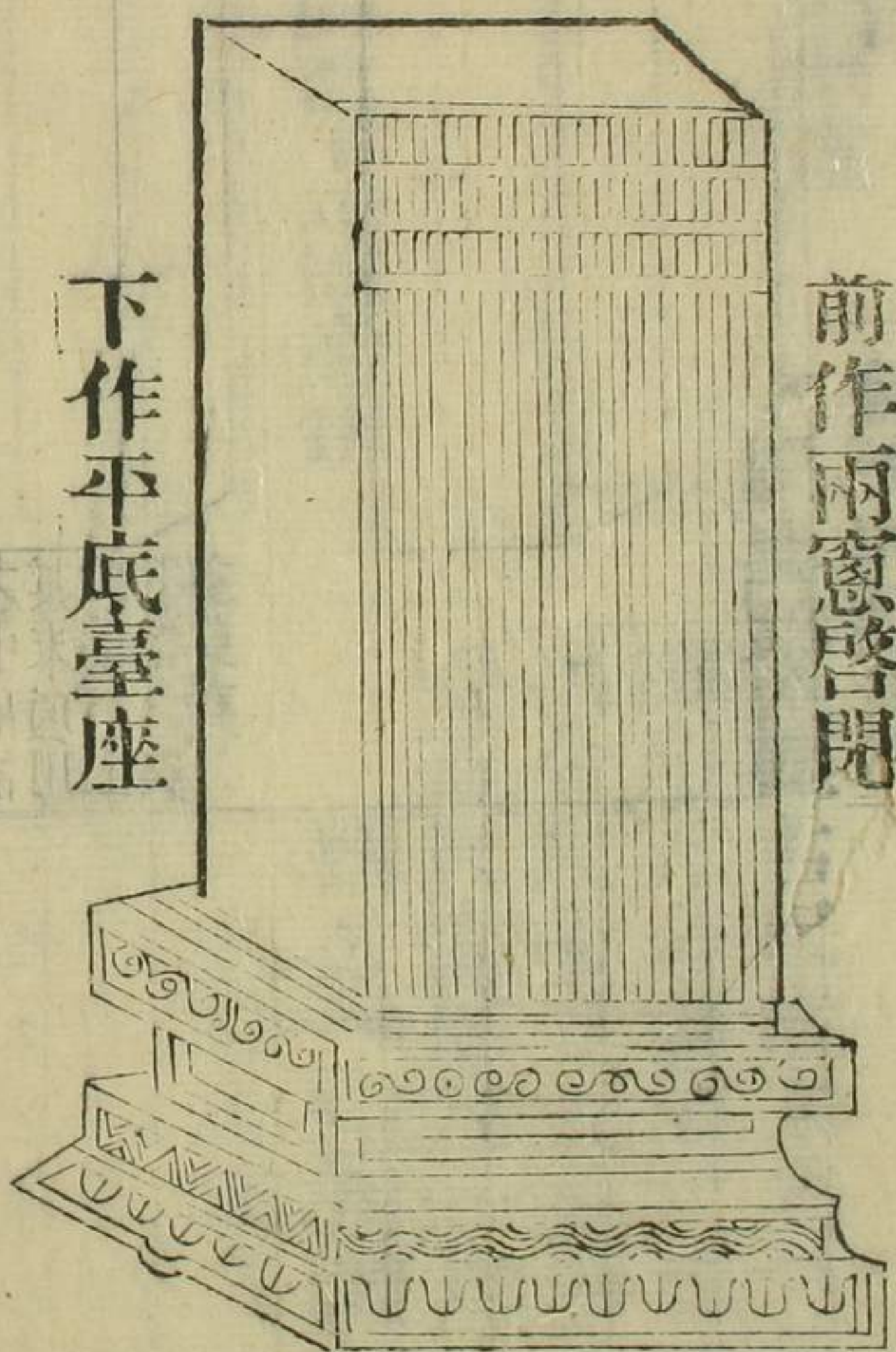


方闊與櫃內同
疊布加厚裏之
以帛考紫妣緋
囊亦如之



橫式

平頂四直



前作兩窗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尺式

古尺

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周尺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尺

三司布帛尺

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卽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

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張孚敬議尊禮儀內一條云粉主用水不用油者夫神主至重貴實一成而不可易故水無他飾用水粉亦庶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旁注如用油便

神位不同若神位可裝飾也

呂坤四禮疑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誣也僭也孝子不誣親

聖人不誣僭○家禮有家之禮非家之禮也生有爵死而稱於廟不沒其實

也爵不一等舉府君孺人例其餘爾庶人止宜稱顯考某字行幾顯妣某氏行

幾神主為是何必稱名器以自重哉又案伊川製主式土庶不用益知府君孺

人非士庶之通稱矣○又主無式式自程氏取義亦精而尺辨古今用禁士庶

擊矣夫儒者之見也○主之式題考妣姓字以依神俾子孫祭之為如在爾庶

人之家久則木牌暫則紙位但存尊祖敬宗之心不必拘泥藉藉之說至於偶

無相栗凡貴重之木皆可用但太高大則近於僭爾伊川主式偶未之思儻考

有尊爵崇街勢難摘取者陷中字數有定何以書之即三司布帛尺陷中分

寸稍長似亦無害或曰四龕之主高下須同曰通用三司尺可也近日市井布

尺長以三掌裁縫與段行尺則今之最下者然視周尺亦差大制非周制人非

周人何以周尺之為哉用今之裁縫尺可也坤送仁壽太后之喪見其主亦用

周尺高下視家禮國初儀禮之臣可謂泥古之過矣天子有十六字廟號及宗

衛不減二十餘字豈可與臣庶同乎○又旁題過長奉祀天子諸侯之禮也士

大夫之家眾子孫不名祖考之心與右名而稱與祀○父母有眾子而旁題止

云孝子某人奉祀書適長明主祭之有人也眾子或三或五不得書名於人情

尤不近不若左書孝子某或孝孫某奉祀右書介子某某與祀若眾孫隔世則

不必書矣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不名於廟士庶人何嫌之

有○又宗子仕以主行必無庶也則可若有庶則與其行也甯攝庶子雖不承

宗然稱宗子以祭亦祖考之所不吐也馳驅千萬里置主於篋可乎況後世

仕非久任而器具難全執事難備或官不尊而棗盛無具署不廣而居處無餘

不幾於褻神乎坤遊宦只奉小影堂一軸情盡而禮不喪甚為簡便宗子更宜

如此○又庶子不與不主不攝不位是無祖考也而可乎○禮謂庶子與祭而

不主祭此兄弟同在之時也若宗子他出而庶子不得與祭又不敢主祭又不

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典故者邱文莊公乃本朝達禮之士其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恐違窻類記所言說也詩楚茨先祖是皇朱注皇大也君也而慶源輔氏曰君即是府君之謂則府君乃人子尊祖考之辭非以爵稱也明矣第卑幼於主人者則不可稱爾

乾學案古人於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

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為顯以士庶不得稱

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

之義而當時乃以此為嫌何也其在於今則

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

王巖立主議曰先妣見棄諸凡喪儀巖酌古裁今期於至當至立主一節尤喪祭之大者巖蓋有所致謹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注曰始死立重以依神士重木三尺重非主而有主之道周人虞而作主微重埋之家禮既葬題主三虞卒哭乃以主附温公改重為魂帛朱子謂適時之宜夫立重之意蓋恐神無所依又不敢遽立主者竊意初死向以人道事之而主則神道矣故不忍之死而致死也今扶柩南歸道途數百里葬畢而返往復旬餘而必待既葬三虞則發引以後虞祭以前靈座久虛吾母朝夕神遊堂戶庭階無不之也而無所棲止不可也温公之為魂帛也既以代重亦以象主也其既葬主歸魂帛在後初虞埋之

此家禮也今既立主主立則魂帛不必復留而周主重徹如必待既虞然後埋之不可也近世俗禮將葬則豫題其主而虛王字之一點極車既出乃於大門之外如此一點謂之點主倉卒之際苟且率略無復謹重父母之意不可也世俗之禮其立主也必延有爵位者以為重又以其尊貴不可煩也乃豫題其主獨留一點以待之夫神之依於主也豈貴者為之則依非貴則不依也且彼貴人者其人品果何如邪其君子也誠足為吾母重非以其貴也其小人也則凶穢鄙瑣之氣吾母所惡而吐之況神之所依豈專因乎一點今乃以尊嚴貴人之故遷就苟且以畢事於一點重勢利而輕忽其親不可也艾千子之治喪其立主亦不待既葬矣然立於始死而不設魂帛夫魂帛與主皆象死者而有異焉始死設魂帛不遽以鬼事之不忍之死而致死也亦始死立重葬乃為主之遺意也于子廢魂帛而立主始死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不可也此皆巖所致謹不敢忽者謹於發引前一日為母立主極行即奉主登於靈座不待既葬主立則魂帛即埋潔處不必既虞則嚴扶柩以行而吾母安居靈座出入神遊自如而家禮題主但用善書之人故嚴不援鄉貴倚倉卒門外之一點以見古禮之可通變世俗之禮之不可從如巖所酌庶無戾於古可

禮有定式其尺何從曰當從古尺先王制度近取諸身布手知尺布肘知尋三代以八尺為步秦以六尺四寸為步秦非減短其步乃增長其尺也今之匠尺秦尺也自漢襲秦制至今用之古尺比秦尺為短大指中指一圍是為一尺右手左手一拓其八圍是為一尋與身長短亦同故曰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曰今民間所用之尺較匠尺尤大何代之制曰此唐初和庸調時官府收民間布帛所用以其為布帛而設故惟裁衣者用之民間亦止以量布帛嗚呼今之神主其要不在尺寸用木而已始死不復則魂散既斂不立重則魂無所憑而亦散主不統於一而支庶分立則主不成主魂無專依則終散沉題主者不以親不以賢以素不相知之人而為漠不相關之事而又不明主之用題者何義題其於主與子孫相通歲時享其祭祀豈可得乎

神坐

黃長睿東觀餘論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圜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

明誠金石錄云四皓神位神祚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引

圜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圜公之後圜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圜公為司徒自圜公至稱十一世案班固述四皓但有圜公非圜公也云當秦之時避地入商洛深山則不為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圜公為之乎稱之說實為鄙野子嘗疑稱著書自述其世系不應妄誕如此及得四皓刻石見其所書亦為圜公乃知稱所述果非臆說蓋當時所傳如此爾至謂圜公為秦博士及惠帝時拜司徒者疑無所據

洪适隸釋右四老神坐神祚机凡四揚子雲法言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班孟堅敘近古逸民與揚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黃公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說
又相戾故顏師古注漢書悉棄不取陶淵明詩有黃
綺之南山杜子美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似亦以夏
為地名也惟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為秦博
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
圈公神坐及神祚机則圈公蓋有所據也此四人者
神坐及昨几當各有之今綺季向里向闕其一而黃
公者未見傳者云數十年前商於農人耕地得此

神像

司馬氏書儀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
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闈出則乘
輜駟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士直入深室揭掩面之
帛執筆望相畫其容貌此殊為非禮勿可用也

程全書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
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元史耶律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
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敬朔漠之人咸
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

稱後方棠陵先世遺像政臺以藏魄廟以棲神主以系之備矣繪形以自志豈
哀之候孝子順孫因之有感程子之論大嚴恐墜像設之二氏以立教也先世
遺容士大夫多尚之子亦尚之方思道豪亦尚之古
有事奉木主以行以像代主者便禮有義起故事
劉世節瓦釜漫記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主不能行也
而易之畫像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
數寸之木與祖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祭祀用尸皆使子弟為之高曾
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賔介候
之帖獨有帖
而無人也
教英東郭贅言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溫公
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
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
祖之靈此又一見也
宮坤四禮疑影堂繼祀也此無聲之親也且暮瞻依死而疑睇長望終古不復
見焉孝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鄰壁個間行道偶見形容彷彿乎吾親也猶傷

心隕涕焉真邪幻邪夢邪暝而在目邪恍然失矣像之不猶似乎視主不猶親乎孔子曰祭如在商頌曰緜我思成欲見也○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不知木主何以似吾親邪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畫二婢曰屬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畫二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畫以侍兒襲矣然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帳兩存之可也不必於有不必於無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温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如書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記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咸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為神像矣如謂肖形為不經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為已廢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譚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斷斷乎無或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為其實也噫亦思像果何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潛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鬚眉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邪然則温公朱子之書子孫已不能悉遵之矣某於此敢為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像者縱不敢議其為非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為重改結帛而從束帛商其不能直當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板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則為三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乾學案神像之設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為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眾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焉於我心獨慊乎否也况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之講堂為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為非也土偶猶可而繪畫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歛唾焉悽悵悲懷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猶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揆之於人情而已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神主
舊唐書崔祐甫傳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
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
歸崇敬傳崇敬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
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
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
天皇后所建以置武后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
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
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
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
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
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六補遺

神主

舊唐書崔祐甫傳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
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
歸崇敬傳崇敬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
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
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
天皇后所建以置武后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
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
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
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
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
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

非禮也

楊發傳大中三年遷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粟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實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諡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諡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竝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造大司馬鄧禹人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諡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

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響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辭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案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諡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諡於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縉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縉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邪重造主邪亦不知用何代典禮之疑者決在實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諡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

